

# 小 說 論 壇

第五期 八月一日

半月刊



六眾出版過刊行



論西裝

林語堂論西裝  
 西裝是——  
 天賦的聰明  
 沒有和這西裝  
 那條狗領而自誤  
 文說得不通的人  
 騙得洋博士  
 本文學批評  
 釘女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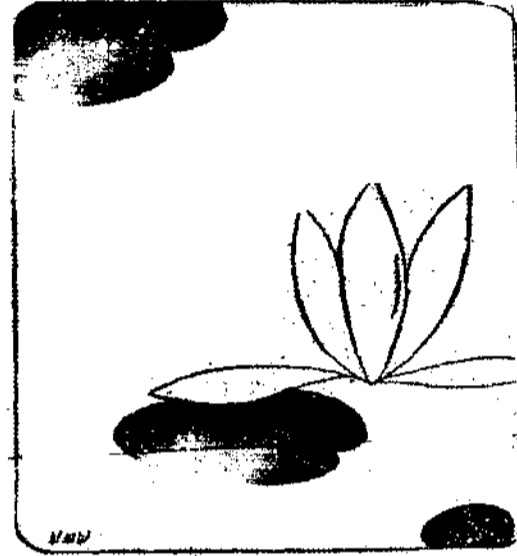
章克標求職啓事  
 本人現年三十餘歲，曾任大中小學教職，有多年編譯經驗，可對付英文。辦事認真，辦事認真，辦事認真。欲求職，形同自由職業，工作要平，且登廣告一，且登廣告一，且登廣告一。



章克標先生

# 說凡

日一月八年三十二 期五第



明眸越女  
晨裝  
行水看風  
是舊鄉  
唱盡  
詞歡  
不見  
早  
雲如大撲晴江

好入

身色



# 老實人底犧牲

FOOL'S SACRIFICE by Pearl S. Buck

布克夫人作

麗尼譯 康登壇插圖



弗萊德在碼頭上，獨自等待着由英國駛來的輪船。他難在一大羣中國人中間，但是他似乎簡直沒有看見這一羣中國人。第一，他並不要注意中國人，因為他久已認定中國人都是一個樣子，而且是不潔的一羣，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再說，他所等待的並不是這些中國人，而是從英國歸來的他底妻，瑪麗。

妻回國了五個月，真把他思念得好苦。這許多時，他老感覺得沉悶，不暢；甚至於連飯也不大想吃了，當然，這異常炎熱的夏季也有一些關係。

然而，在那炎熱的夜晚，當他獨自躺在蚊帳之中的時候，他常常思念着：「快樂的瑪麗不在這裏，」於是，就想到那在遠方的，在那多雨的英格蘭的夏季裏，在那清涼

而翠綠的風景之中的妻。他好像看見她躺在牀上，苗條的身體躺在被單裏面，那是多優美的啊。在英國，現在還沒有到夜晚呀。當他在這如熱浴一般的炎夜之中，想睡而不得睡的時候，在英國，還是白天哩。她，也許，正在黛風底迷霧的海濱走着吧。這夏天，下了多量的雨，她寫信來說過——她常常出去散步，這，他是可以想見的——穿着她那綠色的雨衣，嫺雅地步過那些短小的石南叢中，黑色的頭髮，飄着，蠕着。

可是，現在，她會回來了，被英國底濃霧摸撫過的臉龐，當然會豐滿一些了——真的，就說分離很苦罷，不過，一二年讓她回國一次對於她實在是很好的事。像這樣等待着她返來，真是愉快的，因為他知道她一定是全船最美麗的一個女人，每一回都是這樣，而現在，較之以前應該還要美麗些吧。有些女人，在少女時代有點瘦長，正像瑪麗在十八歲和他結婚的時候那種樣子，可是，當她們在三、十左近的時候，却變得更可愛，更青春了。瑪麗也是這樣的。

一下子，他瞧見她了——一身雪白的裝束，站在欄杆旁邊。他底心緊張起來，充滿了無限的驕傲，他沈默地望着她，於是，將他那粗大的紅手舉了起來，笨拙地招着。在他底身旁，人們談着，笑着，親友們互相招呼，可是他祇是盯視着他底瑪麗。

她比他所記憶的還要美麗，斜依着欄杆，微微淺笑，一頂小帽戴在她底頭上——天，他簡直忘記了當她笑着的時候她該多美——她底眼睛藍得什麼似的——現在，他可以看見她底藍色的眼睛了。她向他拋了一吻，仍然微笑。

在欄杆上他也召了一聲，這比這更在——在欄杆廣柔之



「你這份怎麼樣？」她底臉子變得石頭一樣。我可不是又回來嗎？你還有什麼可說的？當我這想思這許多年，啊，這寂寞的許多年！」

間做着像這樣的表示，他老是害羞的

。人羣愈來愈多了——親朋們相會。

可是，走上跳板以後，他禁不住

偷偷地把手臂繞了過去，把她捏了一

把。這時，他才發現了她是多瘦啊！

「你瘦啦，可不是，我底姑娘？」

「他問。當她去的時候，她本來是瘦

的，可是，在往年，回英國一次，總

可以使她胖一點，而這一回，他却觸

到了她底纖細的臂骨。

她略有不適地把身體移開了一點。「我很好，弗萊德

，」她說。「吻我，親愛的。還有行李。我很高興我又回

來了，親愛的弗萊德！」於是，在料理行李以及陪賞她底

美麗的時候，他忘記了她已經變得多瘦。

可是，在夜晚當老張已經把食具擺好以後，他又仔細

地看了她一看。他很餓，吃得很高興——一切食物，較之

他獨自用餐的時候，甚至較之他在俱樂部同朋友們一道用

餐的時候，都要加倍有味。

「這一樣曼達林魚——」他開始饜賞地說了。

「味道不好嗎？」她微微不安地打斷他底話。「幾乎

本及目錄頁一掃好。然而，就是他看見她底一份還剩

下一半。送上烤雞以後，老張也焦急問道：「What do

you, (太太不喜歡?)」她回答：「很好，老張；你告訴廚

子，說很好。」說完，又抱歉地向着弗萊德底驚惶的眼睛

：「船上太熱啦，親愛的弗萊德；紅海——你簡直想不到

有多熱。在印度洋的時候，連季候風也沒有——人們說，

太遲了。這三個星期我真沒有受過涼呢。熱得我底胃口沒

有啦。我想一兩天以後就會好的。」

「一定要好才成啊，我底姑娘，」他嚴重地回答，於

是，又忘記了，因為老張又送上了他所愛吃的蒸布丁，上

面有許多無花果。

他吃了好一會，才真正很驚訝地發現了瑪麗連嘗也沒

有害。

「我說，」他說着，儼然很嚴重地，「那

你知道。」

於是，把最後的一片布丁也吃掉，他真是坐開去，一

心望着她。她穿的是一件淺綠衫子，開領，長袖，兩頰上

面塗了一些胭脂。天，她真美麗，可是很瘦——過於瘦了

一點。胭脂蓋不了她底陷下的面頰。

「我說，瑪麗，你可不是有病，沒有告訴我，是不是

？」他突然發問。一種濃厚的煩惱集在他底心頭。他感覺

得胃裏很沈重。於是，自言自語道：「不該吃下那最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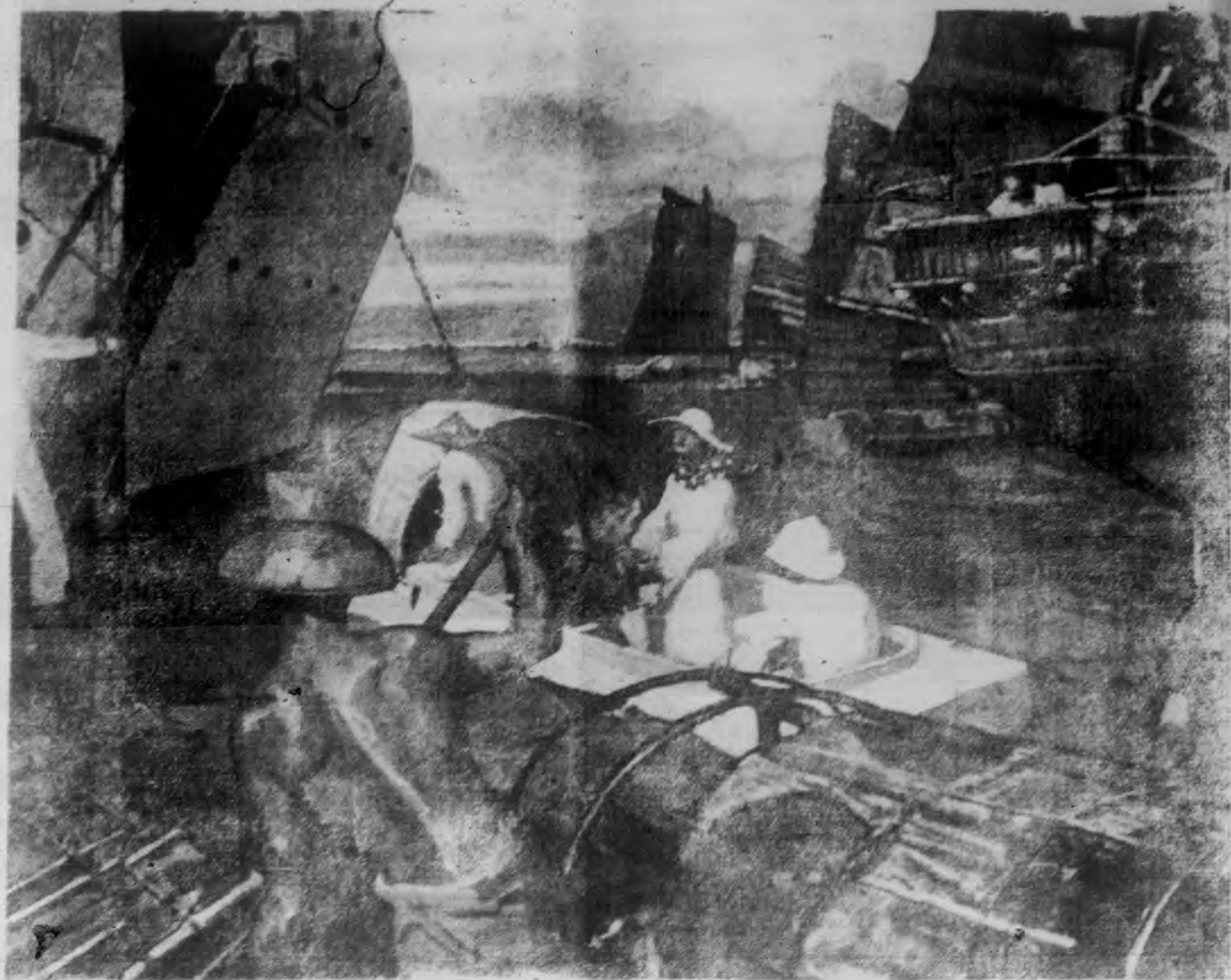
一片布丁。」

「不該嗎，親愛的？我真抱歉。也許熱咖啡可以使你

好過一點，」她平靜地說，說着，站了起來。

於是，他們到客廳去，她彈了一回琴，他就把一切就

忘了。朋友們來，斯達夫和布朗夫婦，他們一直談着英格



○來上不說他？麼樂快是船。去國英到可又駕瑪。了定決地快很切一

關。

可是，當布朗夫人臨去的時候，她輕聲對弗萊德說道：「小瑪麗不大舒服的樣子，弗萊德。她沒有病麼？」

這，使他記了起來，在用餐的時候，瑪麗並沒有回答他底問題。但是，他並不想和布朗夫人長談。她當然是好人，祇是太多話了。「您知道，瑪麗並不是祇會長胖的女人，」他有點粗魯地回答。布朗夫人正是一位胖太太。在她底眼中，所有的女人都未免太瘦了。

「當然，當然，」布朗夫人同意着。「可是，你瞧那黑眼圈。況且，她那樣沈靜，比平常來得沈靜得多。」

她沈靜麼？他倒還沒有注意到。然而，布朗夫人留意到的事情算得什麼？「船上糟透啦，」他不容可否地說着。「熱得沒道理！」

「真是熱，」瑪麗也說着，軟弱地一笑。就是他現在也看出了她是疲倦得很。他凝視着她。關照在她底頰上一塊一塊地補綴着，可是她底細小的嘴唇却是蒼白的，在她底藍藍的眼下，暗影是那樣深。

他急急送走客人，牢牢地將門鎖上。「你現在就睡去罷，」他使力地說着。「你好像疲倦得什麼似的。」

「我真是疲倦。」她望着他，好像還有什麼說



麼？是什麼使她像這樣把他望着？可是，正當他想着的時候，她卻微笑了，拍了他底肩，於是沈默地手挽着手，上樓去了，正和以前的許多夜晚一樣。

現在，手中握着她底纖小的手，經過數月的別離終於又和她這樣坐在一處，他感覺得有一種熟悉的溫暖偷偷地襲入了他底血液。天，她回來啦，她，他底妻，又回來啦，兩人一道坐在自己底家中，在這樣的夜晚，啊，真妙啊！他知道，有一些人，當妻子去了以後，和別的女人什麼事幹不出來——天天一道胡纏。然而，他却不能夠。他也曾同旁人一道到跳舞廳去過，但是，望着那些女人，祇是興味索然。他不能夠胡纏，因為他有一個瑪麗，而且她就曾回來啦。

他和瑪麗，在朋友之間總是別人底笑柄。這是無足奇的。他愛瑪麗，而瑪麗也從不理會別的男人——從不，他知道。他們年少結婚，同居了十五年——沒有孩子，然而彼此相愛得什麼似的。他抱住她，突然將她拉了過來，方的面頰貼住她底頭頂。

「又回到你底弗萊德懷中來了，高興嗎？」他揆着她底纖細的肉體，囁囁着。直到他發覺她底回答是那樣滯慢，他才留意了那被期待的回答。

「是的，」她壓着呼吸，回答出來。她可不是

有點不願意麼？……不，這祇是他底想像而已。一切仍和往常一樣。熱力在他底心中催迫着。他不能等待。

事完之後，出乎他底意料之外，她轉身過去，忽然暗泣起來了。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在驚慌之中，望着她底背，他說道：「我替你難受了麼，我底姑娘？」

而她却真情地回答道：「啊，不，弗萊德！你幾時叫我難受過？」於是，她又轉過身來，任性地望着他，黑色的睫毛上閃着光。「我太倦了，弗萊德——真是，倦得可怕！可怕！讓我休息幾天罷。」

「對不起，我底姑娘，」他溫和地說，「你早就應當告訴我的。」

「啊，不是的，弗萊德。沒有什麼。我祇是說不出地疲倦。」她伸出手來，拍了拍他底面頰，又吻了他一次。

於是，他回到他自己底房間去，馬上就睡了，和平素一樣，睡得很熟。有一兩次，他夢見了他聽見她又在那泣，他微微動了一動，可是仍然不醒。

況且，這祇是做夢啊。

他就等待着。他以為他可以等待她表示她已經休息夠了，完全復原了。可是，他等了一星期，兩星期，甚至一個月，然而她仍然沒有表示。於是，

他慢慢覺得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一點和從前兩樣。到底什麼地方不對，他也說不出來。她早晨起得很早，有時比他還早，在桌上等他來一同早餐。這是新奇的事。以前，她老是在牀上早餐的，他在上工之前走進房來，給她一個擁抱，然後帶着她那輪在牀上漂亮得什麼似的影像，到及事房去。在早晨，她總是美麗的，新鮮的，她底眼睛望着你想不出，她底頭髮彎曲着，是在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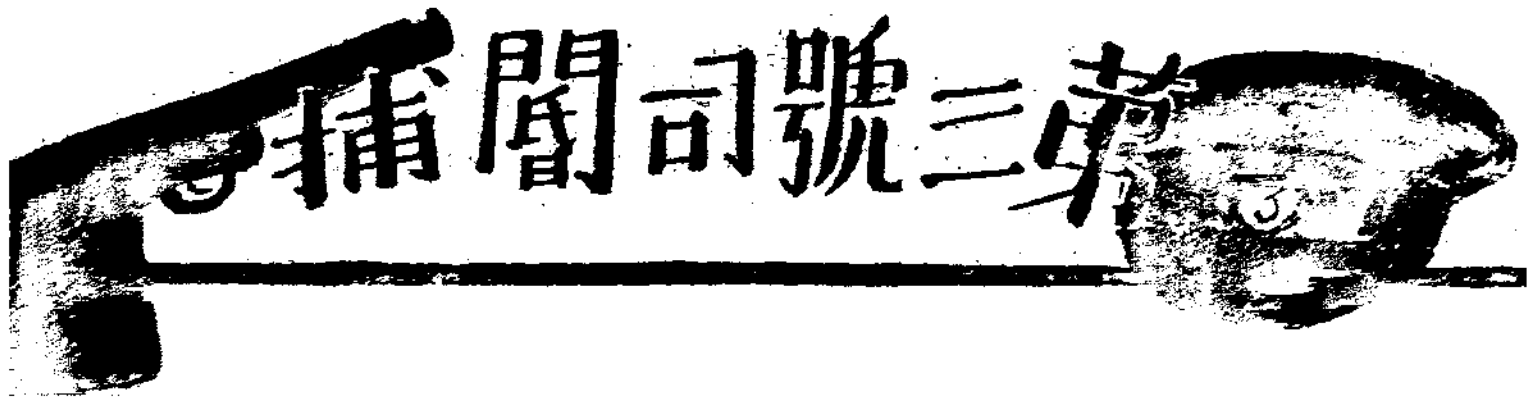
然而，穿得整齊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面，這也並不壞。祇是，這些時，她老是愛出外。這是可奇的事。她雖然疲倦，然而却很有精神，她到俱樂部去，並且到學校去教授英文。以前，她是不高興去做這些女人們消閒時所問的事情的。她以前愛讀書，愛呆在家裏。當他回家，有時想出去，她

他：「我們留在家裏罷。我買了一本新書，她也許吃一點給他聽，可是，她所吃的他却是不大了解的。也有時候，她也給他彈彈鋼琴。她彈得很不壞，別人這樣說。他很高興聽她彈，雖然她往往挖苦他：「我把老調彈一百次，你也是一樣完全不懂。」

她老是挖苦他的。當然，他知道他比不上她，尤其對於這些女人們底事情。一個人，假使他別有事業，是不能在這些事上花費先段的。

她是聰明人，而他則並不那樣聰明。就是在俱樂部裏，他也明白別人並不把他當作什麼聰明人看待。「弗萊德是個老好人，」他們說着，拍拍他底肩。

（續見第四十三頁）



## 方中之作

李阿五拖着沉重的脚，顛着志志的心，跨進房門嗡嗡的耳鼓裏又添進一陣繼續的呻吟聲。雖然在母親是極度的悲苦，而在阿五呢，却感覺得異常的殘酷，特別是今天，和他想像中的以後。……

雖然是在大都市中，而他們的房子却是舊式的，板壁和粉牆，在炊煙掃抹之下。這兒有鹹水，遠山，鳥翼，獸角，白金色的壁虎的遺痕，似乎為這一幅畫畫上點了彩一樣，這一幅畫是阿五一家人年復一年的長期待賞品。丁字形的兩張床上，疊着些破被和衣服，鐵灰色而且發光；左面榜牆的小方桌上有香爐，燭柱，和碗筷之類；牆上，懸着一幅關公像，和着兩傍的「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師臥龍，友子龍；龍師龍友。」小對聯都嵌在玻璃裏面；緊接關公像的是一幅「犧牲血本，提倡國貨」的遠東公司的月份牌，但這幅欲飲的美女的下體已給下面的煤爐燒得焦黑，冷風從門口襲來，月份牌發出索索的聲響。這聲響常與睡在橋床上母親的呻吟互調地打破這屋子裏的寂寞。

## 白丁插畫

是全天的下午，陰沉的天光線，從窗上映照在母親吐痰的痰盂裏，痰盂着絲紅色。臥床一月餘的母親，連咳吐的氣力都消失了，她藍藍的臉，抽搐着，分明是痰結在喉嚨裏咯咯作響，乾咳了半天才吐一點兒出來。腫在床沿上用右手接痰的阿五雙眼着母親在她的生命作最後的掙扎時，不禁心裏一陣酸澀，同時，丈夫阿五二十五塊錢一月的看門生涯，女兒兩塊錢一月的大姐的工資，另外是阿福的妻書籍費和房東的逼房租，都一一沉重地擱在她的頭上。她看見母親喉嚨裏在抽風爐，想倒杯水給她吞一下

像一張包飯紙的紙，這使她非常整齊；因為平時下班是沒有這樣早的。

「怎麼回得這樣早？今天。」

「……………」

阿五脫下制服，帽子，皮帶，以及繫在上面的手槍，照例的掛在門背面的洋釘上，嘴脣上抖動着要說什麼，然而終沒有漏出一個字來。

母親稍微靜了氣喘。

「阿五嗎？……………」

「是。」阿五嫂代答。「這樣早就回來，經理要說話的呀！」阿五心中似乎有一件大事，這事他的直覺是關乎全家性命的，他的舌子變成了一大塊泥丸，給它固封得祇不通風。他下意識打了一個激靈；在妻子和母親的面前，總得想一句話來湊湊。尤其久病的母親面前，一句好話要勝一劑良藥。

「我請假的，因為怕母親的病重。」

「孩子，我今天要好一點。你別當心我，就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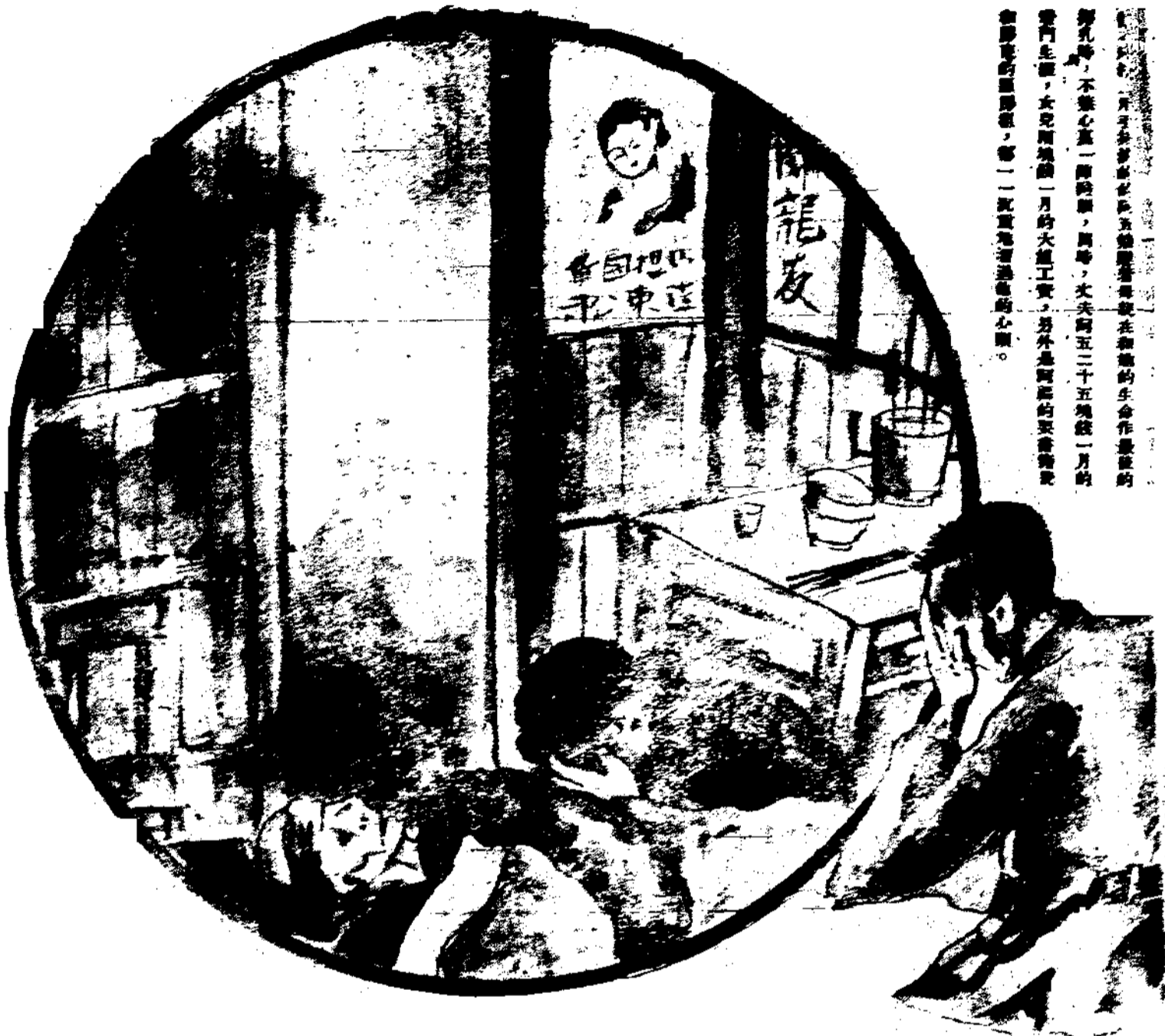
難道還死不過？」母親復了咳嗽。阿五嫂又倒開水給母親喝。阿五走到床前看見母親的臉頰上發深藍色，頓時他眼睛裏也有點手痠痛的，慘酷的命運之神的眼，緊緊地抓住了他們一家。阿五慘痛地自行。

「我死了，就完啦！反正活在世上也只會做飯，真的，還送累了你們不少，……………你要勤快地做你的事，聽說你是做過了幾十年的老人，現在不是換了經理嗎？……………現在的人不比前代的人，你要知道他的脾氣，……………要不然，他就會停……………你的生意的。聽說你們的新來的經理的臉



阿五聽起新經理，眼睛忽然暴漲得要發炸，怒氣騰騰地向上直奔，但立刻又像給暴風吹散了，他的氣管。母親忙搖手罵他：

「噫：怎麼一開口就罵人囉！要是讓他聽見了，不單會壞掉你的生意，還得吃官司呢！……唉，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憐你的父親是多麼忠厚！」



父親，在阿五的腦海中已很模糊了，因為當他六歲的那一年，他父親就隨着一批人到南洋作工去了，不久，據他的來信說已給人作豬仔販買了，以後因着他們的住址不定，就沒有接過父親的來信。阿五從這時就提着破籃，整日內在火車站附近拾香煙頭和從火車頭掉下來的細炭。起初他不懂得規則，因為他不識字，所以一直跑入站內去拾那些躺在地上的香煙頭，他怕別人搶去，正在手忙腳亂地拾入籃子裏時，猛然腰裏一陣酸痛，他一仰頭，兇狠的眼光，連忙揮他出去。就是那末一揮，使他此後每逢陰雨的天氣，腰間總是隱隱作痛，使他每逢動用餘款的時候，又覺得路警的木棒打上身來。雖然，當他的肚皮裏咕咕地叫的時候，他也很想把買了烟頭和炭屑的錢抽出二、三枚買一個饅頭來充饑，可是他一想起母親的叮囑和鄰人們的幸福，又忍着饑餓的體弱向母親的灶火間窗外去呆守。

母親是在一個富人的家裏燒飯的，因此他們簡直沒有家。阿五的食糧，全是母親偷偷換地討來的。早餐還好，因為這時主人尚未起床，於是阿五

得以太平地吃了稀飯出去；中庭可麻煩了，他得在窗外久等，但又不能呆着不動，因為給主人瞧見了生疑的，他得裝作若無其事的竊來竊去，當肉香魚味從窗櫺上飛出來他的嗅覺時，便凝立時在舌床上記着起來，但一個耳沒有聽到窗櫺上他母親敲窗叫他的聲響，又只好咽着涎沫回復原來的姿式。就這樣，他有時吃的是熱飯裏面帶着一點殘羹，也有時吃的是冷飯和着魚刺和肉屑，幸喜人們都把他當乞兒一閃地就走了過去，當他到在牆角上吃飯的時候。一到晚飯那更糟了；他必須等到主人們吃過飯上了房或出外後才有分兒偷進這灶火間，吃的飯菜，自然是冷冰冰的，殘餘的；吃飯的地方，是灶火間，後面儲藏煤炭雜物的，寬不滿三尺的一間長方形房子，這兒不單是阿五晚飯的所在，同時也是他住宿的所在。一張草蓆和一件破衲襖，是他冷熱季節的行李，雖然母親有着一鋪像樣的被子，可是因為富人家裏的女僕，也得掩飾殘酷的窮相。自然，母親是慈愛兒子的，——尤其因為阿五每天都把賣得的錢交給她。——每逢雪雨交集，寒氣過重的時候，她總要拉着阿五和他同睡。

那是一個雪夜，暗風吹着雪花在玻璃窗上凝結起來。  
 主人們在熊熊的爐火傍談笑阿五獨個兒在黑房裏草蓆上戰慄。  
 睡在二樓亭子間的母親，只是輾轉地不能入睡，心上給割了一綫似的，她非立刻補復不可。她屏

去，他們剛走到主人的房門口轉上第二級扶梯時，阿五滑了一腳，登時發出一聲大響。碎的主人的房門大開了。

「他是誰？」老爺大聲問。  
 「是……是……我的……兒子。」母親嚇得魂不附體。

「夜靜更深來幹麼？」偷東西麼！」太太瞪着眼。

「因為……路……遠……不……能回……家，我……想……留……在這……這裏……住……一……夜呢！」

「幹麼白天裏不來？難道要我養活你們一家嗎？」

「請……看你們鬼頭……鬼腦的，準不是好東西……」

「給我滾！」老爺的叱咤：「馬上給我滾！」

母親跪下哀求，熱淚潑潑地。阿五兩隻黑的手捧着頭，哭喪着臉。老爺的怒火在頭上直冒，腮上的橫肉和嘴上的短鬚都在震動。最後還是太太的原情：

「就寬許你們到明

經過太太的展限，老爺似乎再不好說什麼了，他吩咐汽車夫小王鎖好客廳的門又砰的把房門關上了。

第二天早晨，阿五母子們的行李經過主人們嚴密檢查後，就跨上茫茫塵海的道路。

風電般的時輪，把阿五的年齡增大了，也把母親的年齡增高了。母親在四十歲的那一年，就染上了癆疾，再不能供人使喚，祇好在家收人家的衣服漿洗，或者提着籃到弄堂口替人家修補鞋襪。阿五呢，已經是一個壯健有力的漢子，他在都市生活的



「阿五也有股份嗎？」

「是呀！」阿五敏捷地答。

「……明天你再去詳細的打聽一下！」

足足費去一天工夫，阿五打聽的結果：股東有

什麼選舉和被選舉的權限。一張白紙單上人家這樣

告訴他，就是說可以做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股

金總額是五千萬元，外

國人的股分佔一半。這

些都是的確的。於是

母子兩人商量的結果

，認了兩股。

股東會散場，當選

總經理的是佔有幾萬份

白鴉牌，就是各部分重

要職員，也都是握有幾

千股票的股東，而阿五

以股東的資格又請了許

多人的介紹和擔保，才

謀得了月薪二十元的一

個可開的職位。

從此阿五的生活比較安定的了，也即是他的生

命給這條鐵鍊牢牢鎖住了，——他現在手中有的是

手槍，這比路警的木棍要威風同時自己也是大公司

股東之一，雖然沒有趕走母親那位老爺神氣。

十餘年後。

阿五的生活一直沒有變動，雖然經理也換過幾

的機會——他祇是一場幻夢。他很想掙脫這條鐵索，

——這條磨斫他生命的鐵索，但他一想到社會上失

業者衆多和痛苦，不禁要硬着頭皮幹下去。原來

他不是從前那樣自由的人了，他的肩頭上的重担，

隨着蒼老的顏貌，擦磨了的槍靶，及更換了數次而

現在又磨成金黃色的門柄而益加重了：——他現

在有妻子和女兒，人口是增加了，他的月薪，却

一共只增加過五元；紅利呢，經理總是說沒有贏餘

。然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仗阿五的薪薪來維持

，尤其在淪瀝的戰爭後，生活更加艱難起來；他只好

好索性讓女兒到人家做大姐去，剛滿五歲的兒子呢

，因為兩代人都不識字，只好趁早讓他到義務學校

去讀點書。當然，這樣節省，收入還是不夠支出。

（房租已欠了兩個月）他唯一的希望，是俟俸本

年度分點紅利。

又換了一位經理，但這位是年青的，脾氣古怪

的。任事的第三天，他下令裁員。有十餘年歷史且

是股東的李阿五，也列在被裁的名單上了，——理

由是「生意清淡，實行裁員減政。」當阿五接到這

個消息後，又似乎是路警打了一棒，但這一棒是很

結實地打在他頭上，他腦神經有點暈，耳膜裏有點

響，他不語，僵躺在椅上，冷汗在額上皺紋的曲道

中徐徐地冒出。一會，他突然站起身來，發覺對面

站着一個陌生的和他同樣裝束的人。他愕然的問：

「你來幹麼？」

「總經理命我看這扇門的。他請你把制服器



「媽，現在××路新開一家遠東百貨公司正在

招股，每股十元，我們認兩股罷？」

母親思索了一回，停止了疊折洗好的衣服：

「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

以——」

「我

們可以到

公司內去

做事情，

並且每年

年底還可

分紅利。

「阿五

不想做經理，但重要的職員他是想佔一席的。

「想發財是靠不住的，孩子！我們的命運不好

，當心碰着爛子。你想，我們的幾個錢，來的是多

麼苦！」

雖然，這時結實的路警的木棍，兇狠的老爺的

面孔，很快地又在他心幕上一閃，然而終敵不過發

財的慾念的跳躍。他攔住母親的嘴：

「我憑不會的，這是一座五層樓的大洋房，並

（續見第四十頁）

# 紅足跡

偉陵作

施彌德插畫

戰事愈來愈猛烈了，死傷的人數一小時一小時增加着！

這晚，這江灣左翼線上，總共只支配到三十六個。

這三十六個伙伴，是在另一個防線上給抽調來的。他們的身子已是極度的疲乏着，因為他們已五個晝夜沒有睡過片刻，可是他們依然突着胸脯，在上邊敵機追擊射擊下挺進！

他們接到這抽調的命令是在午後二時，這一個命令是非常嚴厲而緊急的，所以他們在接到這命令後五分鐘就開始發動。

這三十六個伙伴趕到這兒時，立即趕建起工事來，在妥當地擺下了二挺重機關鎗之後，他們才舒了口氣，望望已經給黑暗籠罩着的天空，和二隊老在上空徘徊的有紅點的敵機。

一個機鎗手跳下戰壕，把鎗瞄準了那條蛇也似的煤層路的口子說：「好吧！夠你們這批傢伙死了！」

「李伍，打點精神起來！」覓食兒伏在戰壕里牢牢地抓住了鎗桿，右手的食指按着機扳。

李伍的身子動了動，鎗尖稍為抬起了些，他沒有回答。

「媽的，老子等得心焦了。」那機鎗手說。

「別多嘴！仔細一點。」是彭排長的懇切的聲音，於是接着又是緘默。

當彭排長的夜光錶的短針走過午夜的二點時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碎……！」有一部份的聲音逼向這兒來了！

「來吧！忘八們！老子等着。」機鎗手不耐煩地咕嚕着，緊一緊握着搖柄上的右手。

「碎！——碎！碎！——達……！」是了，準朝這兒來了，這兒三十六個伙伴全豎着耳朵聽聽，身上的血開始急流了。

「轟！——」這一下大聲音蓋過了無數的小聲音

近了！敵方愈逼愈近了！

片陰慘黝黑的戰場中，找尋出他要射擊的小子們的影子。

在這煤層路的那端，出現了二輛掩護部隊前進的鐵甲車的電炬！

「達達！碎！碎！達達！」敵方一路搜索着掃射着推進！

「預備放！」排長下了威嚴的命令。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甲車上似乎發現了這兒的防禦，於是強烈的電光和機鎗儘向這兒逼射過來，同時，五百都支來福鎗的子彈也一排排地掠過這兒三十六個伙伴的頭頂！

當敵方進占到這煤層路的口子時，排長下了命令，於是覓食兒最先仔細地發了一鎗，「瞧着！賞你一顆！」

馬上！敵方有一個影子摔倒了，於是敵人的陣線立刻變更起來，同時吹起了嗚咽的衝鋒號！笨重的靴子踏的煤層發出一片急亂的聲响！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這兒的重機關鎗狂笑起來，而敵方甲車上的小鋼炮也開始集中射擊：於

出碰人的火光！

情形非常緊急，非常熱鬧！非常恐怖！

「哎喲！」李伍的驚叫聲！

「噢！李伍！怎麼啦？」覓食兒用腳跌跌他！手上忙不開來！

「掛彩啦！」

「怎麼地方？李伍！」

「胳膊上……」

「打下邊趕過來！媽的，日鬼子！」覓食兒拉開鐵櫃，插的一排子珠填了進去！機振已經火火燙手

「他媽的！老子！」李伍捱過來等着，創口的腫痛一陣陣直往心坎裏鑽，額上沁着冷汗！他只覺得有一條熱溜溜的液體順着臂膀流下。

「李伍！別怕——打點精神起來！」覓食兒迅速地摸出一條手帕將他的創口裏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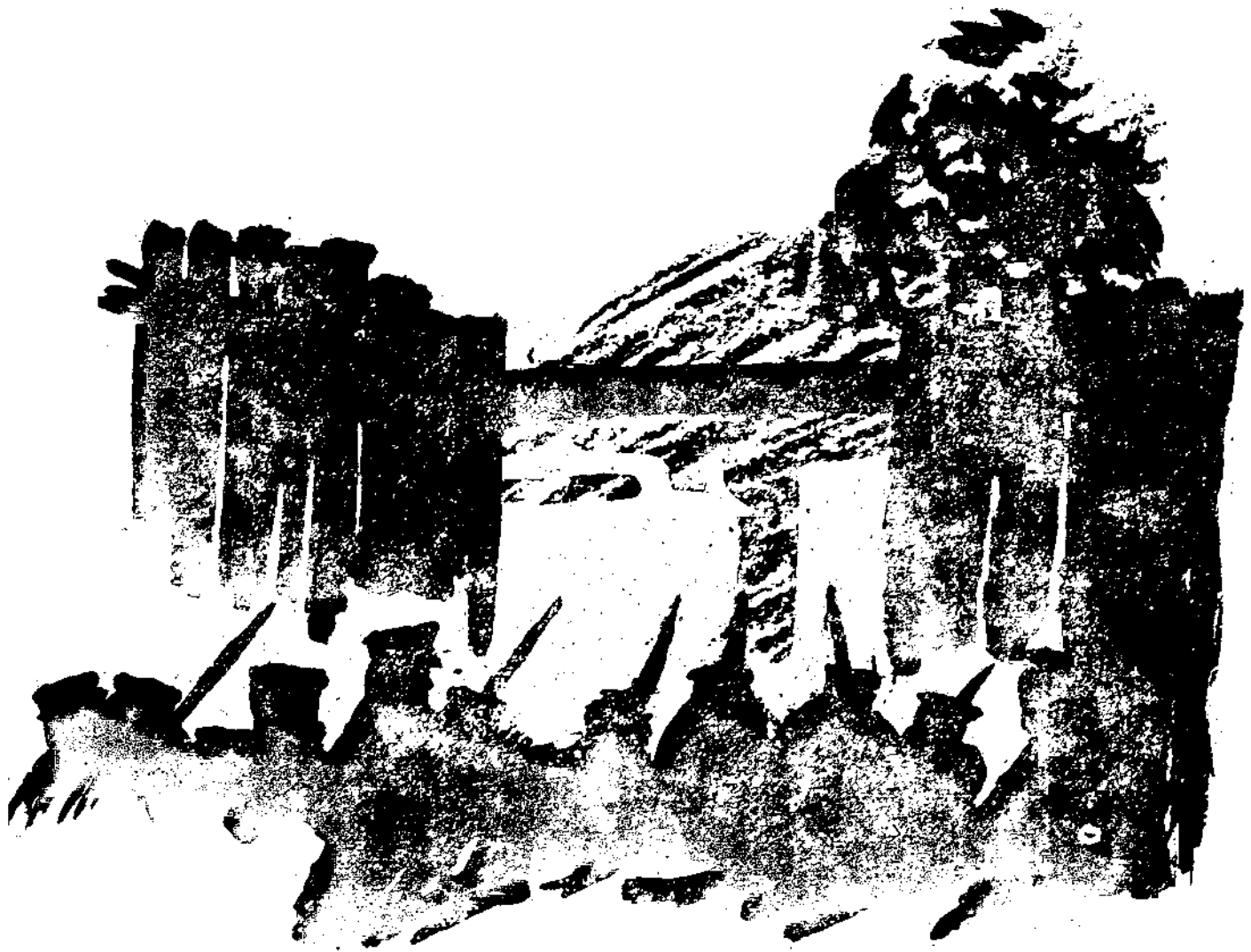
「媽的，殺光你這百代的饑家！」李伍重新伏上去撥動機振，他一邊緊咬着牙齒忍住左臂上的劇痛，可是不幸！他剛放了二鎗，一顆子彈飛來拍的就打中了他的腦袋，於是他就哀號一聲滾了下去！

「李伍！又是怎麼啦？」覓食兒問，這時他正不暇兼顧。

李伍心裏尚有點兒明白，他忽拉起了喉嚨對覓食兒說：

「媽的！小兄弟，你給我完全殺光這百代的饑

（續見三十七頁）



## 旱亢的精神



### ● 作存整施 ●

小說半月刊要我寫一點關於夏季的話，我雖然答應了下來，却一直寫不出什麼東西。因此體貼到前年我自己編「現代」雜誌的時候，曾經爲了要刊一個題名爲「夏之一週間」的特輯而請幾位作家寫點類似的文字，當時被我催過的幾位先生的苦惱是怎樣的了。

現在輪到我自己了。不幸今年比前年更熱，在這樣的滿眼亢旱氣象中生活着，真覺得呼吸的喘急似乎也不單是爲了酷熱的緣故。是的，我覺得，這不單是爲了酷熱，恐怕大半反而是爲了特別感覺到了生活的重荷的緣故吧。

不必說青島，廬山，莫干山沒有我避暑的份，就連得到高橋海濱浴場去在沙灘上蹲一刻鐘的閒暇也沒有，再讓步一點說起來，就是連縮短一些辦事時間，多一些在家裏跣足假臥，揮扇飲冰的福氣也沒有，於是這高熱度好像就增加了我的生活之担荷似地，使我更覺得支持不住了。

我看見田裏的行將枯萎的幼稻，曾經這樣想着！也許今年的旱災，未必單在禾稼這方面，說不定有許多人的精神上也會形成旱災了呢。

× × ×



偶然在報紙上看見：「吃辣椒的女人……」這樣的話，心裏多少引起一些不安的感覺。這原因自然因爲我是女人，而且也是頂好吃辣椒的一個。

很多朋友都說生長在廣東，湖南，四川的人愛吃辣椒；那末，愛吃辣椒也不過僅是地方性的表示而已。假若誰一定要指定說「這是好吃辣椒的女人！」那末這個人除了說她是某一地方人以外，最少還有「這個好吃辣椒的女人在找刺激呀！」的意思。

女人在大庭廣衆之中抽煙，有紳士氣的人，都認爲不雅。論語雖然反覆不勸人戒煙，但像是只限於男子。我一向就抱定主義不抽煙，也不做別的賭博的事。不過，在不傷大雅的場面中偶然也會搶人家的半段煙頭，吐幾個圈兒來玩玩。

反對抽煙的人常常藉口說煙中有「尼古丁」，至於味道辛辣他們倒不在乎。辣椒雖然辛辣，至少還沒有人證明含有毒素。抽煙却成爲一種風尚，甚至視爲「幽默」之泉源，在這裏我不能不替好吃辣椒的朋友們感到悲哀呢！

有人說煙雖然有毒素，可是它的氳氳的

氣息能夠給人「靈感」，抽煙的人可以從煙霧浮沉當中領略到另一個悠然的世界。辣椒固然潑刺，只能夠很強硬的刺戟人的食慾；並且愛吃辣椒的廣東湖南或四川人總是比較喜歡結幫口打架。事情而要打架才能解決的，那不是太「幽默」了嗎？

大概愛吃辣椒的人多半沒有涵養。我以爲在這種年頭，年青人沒有涵養也不能盡算是「斯文墮落」。最少打架是一件愉快的事。不打架，就是大家痛快地罵一頓也好。成天的儘堆着笑臉說俏皮話，有什麼意思呢？

我說過我也是一個好吃辣椒的女人，但我並沒有想到女人吃椒是一件「饒德」。我想無論誰都說不出自己究竟是爲找刺激而吃辣椒，還是爲吃辣椒而吃辣椒。

我到底是一個年青人，所以除了經常吃辣椒以外，我還喜歡玩；爬山游泳騎馬打球跳舞，我都去。在這種年頭過日子，我不以爲這是過份。

### ● 白璐作 ●



# 在太陽底下

掀不起半點風，連一點雲彩的影子也找不着，蔚藍的天空；祇有高張着火傘似的太陽，射出炎炎烈焰般的光芒。黃浦江岸，喧嚷，叫吼，擠滿了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在這炎炎的烈日下，奔忙着他們的生活。

● 胡萍作 ●

輪船停泊着的江邊，許多脚夫們正搬運着上下的貨物，麻布袋，鐵箱，鐵條，沉沉的壓在他們的肩上。汗，像人在暴雨中淋過了似的，從腦袋到背上順着流下來。瘦黑色的背膊在太陽下，像塗滿了油一樣發光。

「哎嗚嗚嗚！哎嗚嗚嗚！」

勞動者們被壓榨得痛苦的呻吟吧？

「甜香瓜！甜香瓜！阿要買甜香瓜？兩個銅板！」

小孩赤露着上身，提了着藍黃黃的香瓜，與這班勞動者的呼喊應和着。在強烈的陽光下，交織成一片自然音樂的旋律。

脚夫周老爹，因為他的年紀已經五十歲了，人家都這樣呼他，背上揹着雙笨重的鐵箱，從躉船搬上岸來，嘴裏照樣哼着：

「哎嗚！哎嗚！」

額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出來，背肩上的骨頭，幾根都算得清楚，膠劑子上滿是黃的鬍子。

骨頭快要給壓斷啦！

周老爹的腿慢慢跑了下去，爬在地上把鐵箱輕輕放下來，骨頭也舒展了，腰裏掏出兩個銅板，買隻香瓜解解渴罷。

「香瓜的滋味真好！」

周老爹覺得涼爽了點，可是碼頭上，擁擠的人叢中，那能容他站着不走呢？大家都你推我擠的嚷着跑開，跑開的擠他走，鄰居家的根福也背着鐵箱上來，在後面叫他：

「周老爹！趕快搬吧，大塊頭上來了！」

他聽見大塊頭來了，嚇得半邊香瓜從嘴裏掉下來，急急地爬下去搬鐵箱，搬又搬不上去。根福看見他就把自己麻袋擱下來，幫着周老爹揹了上去，然後便自己背起麻袋跑向前面去了。周老爹揹着沉重的鐵箱，腰彎得像個弓，在後面哼唱着，大塊頭的皮鞭果然跟上來了。一隻拿着皮鞭的手，帶上了金錶，周老爹眼前發亮的一閃，背上早着了一皮鞭：

「老鬼頭！慢來！糙條格！」

周老爹捱了打，更嚇得發慌的趕急的奔，大塊頭轉身又去督促別的苦力去了。

赤脚踏在地上，燙得火痛的，上面的太陽又猛烈的刺着，像要燒焦了人們的心，周老爹繃紋深深的臉上，汗水不住地淌，肩上的鐵箱像一座山，齊整地逼在周老爹的身上，他的汗在冒，青筋一根根的突出來，血管裏的，血，在急流，心臟快要暴裂了！眼睛一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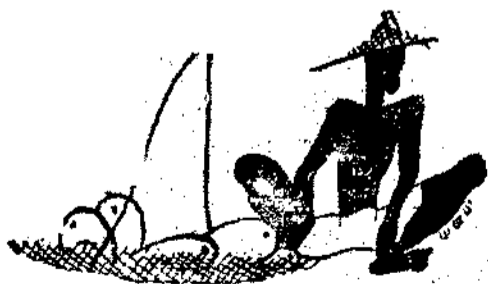
「摔！」的一聲，連人帶箱子都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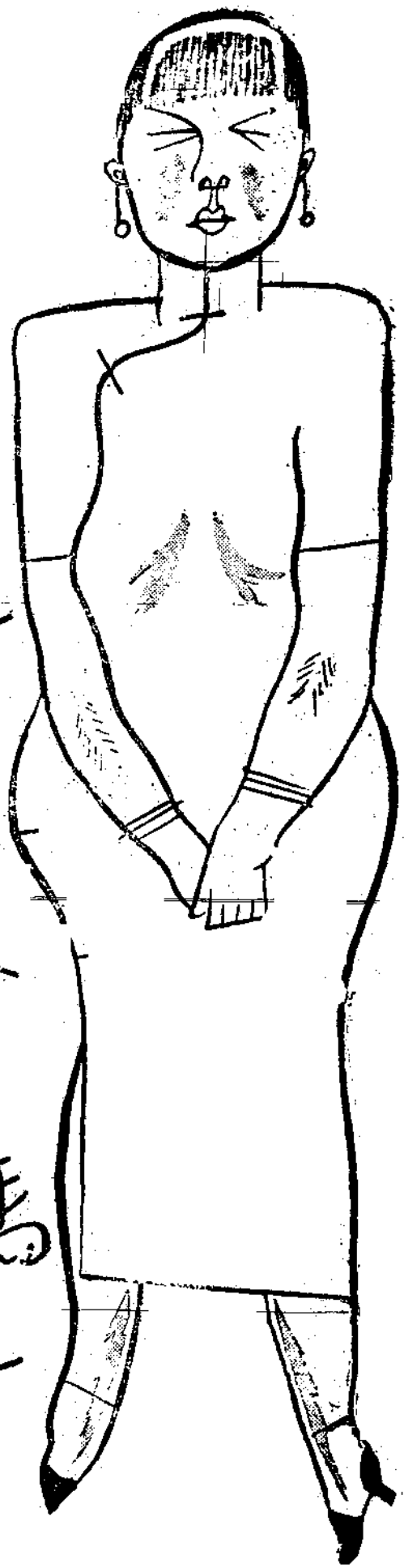
碼頭上立刻沸騰起來，大家都喧嚷着，跑過來看這摔倒子的老頭兒，在地上亂滾。

「是發急痧！」

苦力們也停了工作跑過來看他們的同伴，他們正要來設法弄冷水或痧藥水救濟的時候，大塊頭的么喝和皮鞭又一齊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了，這班沒法抵抗的苦力們，祇好低首下氣的仍去做他們搬運的工作，而沒人來理睬這倒下去的夥伴。但有的也忙着去找他的鄰居的根福。

根福慌張的奔到碼頭邊的路旁來時，可憐周老爹已經緊閉了眼睛，直挺挺地躺在火熱的太陽底下了。





老馬子

胡盧作

艸田插畫

李覺齋先生在南京工部裏當了四年科員，因為平日努力和負責的緣故，在今年考勤的時候，被擢升為科長了。由科員升科長，在別人總算是一件榮耀的事情。惟在我們的李先生，却憑空增加了許多麻煩。在他當科員的時候，他只在工部所規定的時間內，到部辦公。下午四時以後，就自由了，少不免秦淮河聽聽歌女唱書，即使清淨一點，也可以到鷄鳴寺喝茶，到玄武湖划船。住的地方更不必講究，因為每天早上到部之後，午飯在小館子吃一頓一塊錢可以吃七次的包飯，晚飯不是上館子便是到朋友家裏吃，非到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不輕易回家。當時只需要花了十二元錢在小旅館租定一個小房間，傢具不用市上購買，早晚茶水有茶房招呼，倒也怡然自得，見了部長，責任自然比科員繁重

科員們擬的公事不合程式，或者文理不通，語氣不對，都得要自己來修改；他本來就是一個老於公事的人，但是他覺到代科員改公事比較自己寫公事更為困難，有時一件極平常的公事，須要到掌卷室去調六七次的卷宗來參攷；更有許多公事非得請示司長或部長的，便須自己捧着公事親自跑到司長室或者部長室去請示。不巧的時候，還要碰許多釘子。下了辦公廳，秦淮河是不能去了，因為還有許多今天未完的公事要帶回家去辦。朋友家中也不能去了，因為有時有空還要到司長家裏去談話或者到部長公館去伺候，而且更有許多接洽公事的人，或者是半公半私的事不便在辦公地點談的少不免要約他到

有時，這會使李科長面紅起來，雖然他不能不告訴來人說是住在什麼小旅館那一號房，但是一個科長而沒有公館真是有點過不下去。而且，在旅館中外面的嘈雜，和隔壁房間聽見人家當差和娘姨開房間的聲音或者是高聲的談笑，以至房間裏面的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都足以使他無法寫公事和會客的。所以他當了科長以後，第一度設施便是自己租公館和僱用當差，他覺得這兩件事情，比什麼國家大事還要嚴重。

跑了四天，結果在工部附近，看中了一間新近建築完成的小洋房，每月七十元的租錢，二百元的押租，裏面有三個小房間和兩個大房間，在最



工友裏薦的當差，也不用擇吉就搬了進去。可是只有一間空房是不能住的，最少要增購許多傢具，電燈是不能不裝，電話也不可沒有，其他如抹桌子的布，洗杯子的盤也得有相當的準備，如此忙了一個禮拜，把正當的公事拋開，才把房子裏佈置得有點規模。住的問題解決，食的問題又來，他不能再在小飯館吃一塊錢七頓的飯。公館裏沒有廚子，新請的當差雖然說是會燒飯，但弄來便不高明，頭一天就令李科長無法下咽。多請一個廚子又太不經濟，且絕不是一時就可以找到的。房子的地位也太偏僻，房間也太空虛，晚間太靜，朋友不常來，新請的當差又不便於和他談話。至於衣的問題，從前一塊錢買了四雙襪子，每雙穿兩個禮拜，直到髒無可髒，洗不能洗，腳趾頭都伸了出來，然後把牠一脫，往床底一擱，另換一雙新襪。衣服呢，也不用怎樣整理，外衣一脫，倒頭便睡。然而，現在可不行了！襪子穿上一二天，當差總會請科長脫出來洗洗，洗破了便說找個人來補補，當差是不負責洗衣服的，送到洗衣店去洗又不大上算。總之，他自己覺得，當科員沒有當科長的麻煩，而租屋住時比在小旅館住更為麻煩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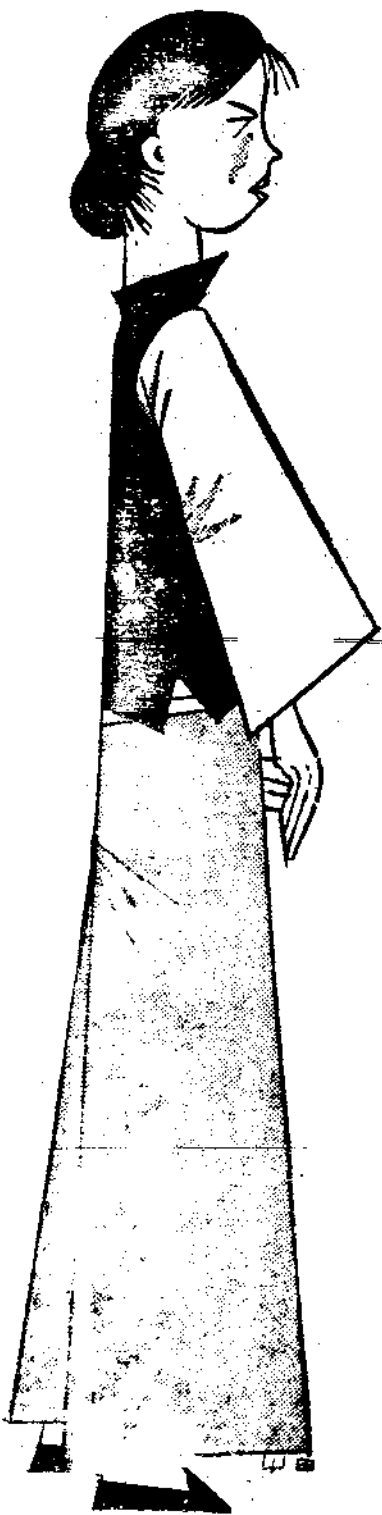
將近三十歲了，還未有妻室，不知道是因為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呵，抑或是革命不談戀愛。到現在他覺到了家便當有室。除了精神的枯燥以及在家中的衣食住都感覺到沒有女人照料以外，就

請客帖上都寫上××先生和夫人，但李科長就沒有夫人。這樣，開始覺得找一個太太是比較什麼都重要了。自己也不知怎樣會改變自己的觀感，在以前他總不以女人為意，現在便覺到什麼樣的女人都是好看。但如果說他是想真的找一個女人來和他一同交際，則不如說他是想有一個女人來代他補幾雙襪子，或者說是想有一個女人來安慰他。無奈什麼都不成功，他便想着無論能否安慰或交際，主持家務，總非得女人不可。男用人是靠不住的，而且舉動粗魯和做事不小心，在在都不令人滿意，於是他祇得再退一步想，能夠請到一個聰明伶俐的老媽子，也就比什麼都好了。他漸漸覺到女人的需要，他覺到女人的偉大了。他和他的男當差談及這些事，那個當差自然是唯命是聽，而且多用了「一個老媽子，自己可以省出一點工夫，又可以有人做伴，那就可說，男當差需要老媽子比較李科長更為急切，所以第二天便立刻找到了一個十八歲的老媽子來。她頭上長着長長的頭髮，打成一個油光的髻子，前面有一撮短短的「流海」，面上薄薄的施了一點脂粉

雖然不是怎樣地漂亮，但在李科長眼中，也不算是庸俗了。

在試工的三天期內，李科長滿意極了「她」不獨能燒飯，且能洗衣服，她不只整理家庭使牠清潔，且肯倒馬桶，試工三天之後，無疑地她是值得留用的了。

此後，李科長對於家庭中的瑣事，已經是減少許多麻煩。衣服脫了下來，自然有人和他洗熨，破了的襪子，不用做聲，自然有人縫補，早午晚三餐，也有人代他預備好，而且也吃得特別有味，床鋪的整理，房間的整潔，樣樣都令他滿意。科員錄事們，在背後說，我們的科長近來肥白了，衣服也整齊了許多。然而他所最欣慰的一件事，還不是這一點而是公餘之暇，有一個人和他談談。他漸漸知道她名叫小蓮子，今年十八歲，尚未有婆家，家中有父母弟妹都在鄉裏種田。他更知道江北女子，前面有沒有「流海」就是已嫁和未嫁的記號，每天晚飯以後，談話時間開始了，幾乎是無話不談，而所談的話都使他發生極大的興趣。從此，應酬也少了



，甚致放棄了伺候部長和司長的工夫，來專和小蓮子作伴。這樣，便連小蓮子也得到安慰了。

由極平常的談話中，有時便會談到自己的衷曲，他和小蓮子發生愛情了！雖然他和他談到情愛時，她只有笑，然而笑就是再好也沒有表示。有一次又是在飯後談他突然的向小蓮子談問：



「你這樣回答，我是不滿意的，你應當說『心裏愛』。或者說是『由心裏愛你』。」

「是，心裏愛」，她似乎是在平日接受命令般的答復只要他要她怎樣說，她就照樣說。不論在白天，在夜裏，更不論在房間，或在廳子，一天到晚便常聽見「心裏愛」，「由心裏愛你。」

甜蜜光陰過了一二個星期，李科長的感覺上又有了點不舒服。第一是小蓮子每天下午必定到外面去，而且回來也很遲，甚至誤了晚飯的時間。當她回來時，問她到那裏去，不是說去看姐姐便是去看妹妹，總是這樣含糊。後來，晚上也出去了，甚至不回家睡覺，李科長在極度溫暖的時候，突然要過那冰冷的一夜，自然比什麼都難受，但他不能擺起主人的架子來責備她，有時嚴厲的說一兩句，可是她的一笑足以使他不能再說下去，而她所說的，却會更有理由，她說：「我們當老媽子的，白天在主人家辛辛苦苦做事，晚上自然有休息的時間出來玩玩，即使你自己不出來也自然有姊妹們會到家中來拉你出去。如果不去，她們便會說，『難道夜間也要做工嗎？』我雖然愛你，不過我不願給姐姐們知道的呵」。這樣，他便無話可說。

男當差早已冷落了，甚至連想到自己的工會不會發生問題。幸而主人正忙於應酬老媽子，自己也落得偷懶，然而長此下去，飯碗總會發生恐慌，現在小蓮子既有時不回家，男當差便有進言的機會了。他在李科長極靜的時候，他先對科長報告一點不

他在南京的每一個老媽子，至少有十個排頭，即使年紀在四十五十之間的也有上三五個，最後說到小蓮子也有排頭，據調查所得有担水伙，有包車伙，有煤炭行和米店的小老板，還有……他聽了報告，自然有點酸味，可是為保持紳士態度和主人的資格起見。只好說：「誰管到這許多事呢，担水的，拖車的，自然有機會和老媽子們接近，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但話雖如此，李科長却也開始偵察了。在每天出門赴部辦公時，他總見有一二個面生的男子們在自己家的附近張望，好像等候什麼似的。這說不定就是挑水伙或包車伙之流，在此等候小蓮子也未定罷，疑心有時會證實的，有一天，他特別提早到都的時間，却躲在對門的友人家裏，從窗口外望自己的門口。他伏在窗口窺伺了十幾分鐘，小蓮子的秘密發現了。他親眼看見有一個工人模樣的正在敲門，而開門領他入去的却正是小蓮子。這時他一股酸氣直冲到腦門上來，恨不得立刻回去看個究竟。當他離開友人家的門口時，他忽然想到：回家去又怎樣呢？同她鬧？自己以什麼地位來鬧，拿出主的子態度來，自然可以把她鬧除，不過鬧除了她，心裏實在有點捨不得，況且在她那種環境之下，又不是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女子，自然容易受別人誘惑。這總算是社會的罪惡，怎能加在一個弱小女子的身上呢？他一路一路想：不經不覺來到工部的門口，直到守門的警察大聲喊一句「立正」纔把他驚醒過

「你愛我嗎？」

「……她還是笑，

「你真的愛我嗎？」

「愛」她笑不成聲的答，這一笑，更覺動人！

「你怎樣愛我呢？」

，自己打定式樣叫裁縫照樣去做，此外裝飾的物品，如耳環，金鐲，以至極摩登的高跟皮鞋，都買了一兩雙。但當衣服做成，他親自代小蓮子穿戴好時，他似乎又覺到有些不倫。至少那把十六世紀式的頭髮還不肯剪去，身上摩登，頭上腐化，總覺太不像樣。他曾經懇切請求叫她把頭髮剪去，但她却說：「剪了頭髮不成了『二道毛』嗎？況且我家裏也未必允准。」只得罷了。

衣服穿得整齊，看來也有點像一位「小姐」了，星期日李科長動了游興，他不約別人同行而偷偷命小蓮子打扮好和她一同出去，先看電影，後上館子。雖然在路上沒遇見什麼熟人，也沒有露出什麼破綻，但是行路的姿態，和種種的舉動，在李科長眼裏看來，總覺還未完全脫離老媽子的手度。此後，小蓮子出外的機會，却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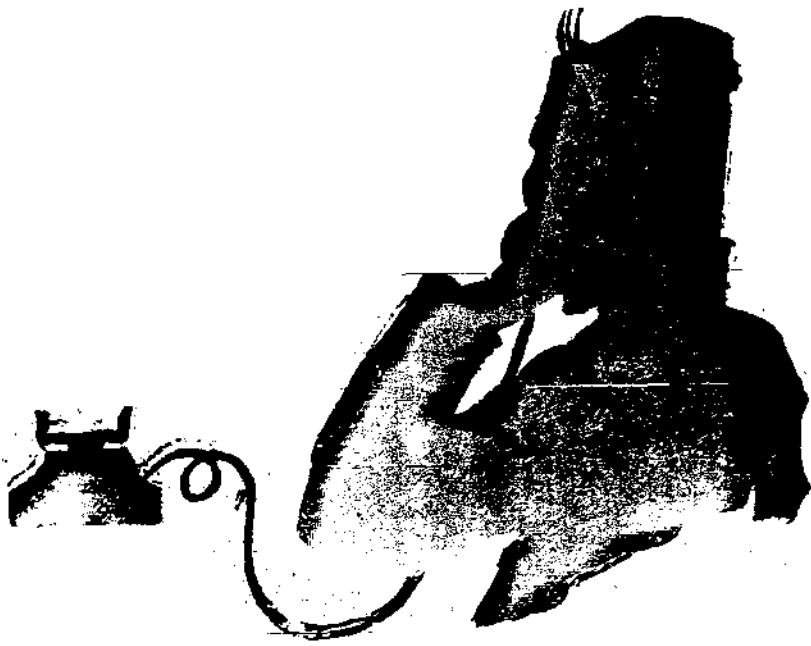
李科長對於小蓮子的愛，一來是在絕對乾燥之下，一時找不到相當的愛人，暫時借她來解解飢渴；二來是想有一個女人來代他主持家務。可是她既然常常出外，到反只有增加自己飢渴的程度，而使她主持家務。却就未必能制服下人們。昨天男當差又和小蓮子鬧了一次，原因是她曾經在桌上取了主人的二十多枚銅板。本來不算什麼的事，但在男當差似乎是他的責任應當代主人保管一切物件，不能任別人任意拿去。小蓮子則以為我與主人如此要好區區二十枚銅板算什麼呢？大鬧的結果，只有令

她前蘇有一個名義，自然不會受當差們的氣，而且她正可以利用名義來代表理家，況且名義有了，自然得放尊重一點，不致和挑水伙等鬼混。在極度戀愛之下，他真有討小蓮子做太太的意思了。他曾把這一個意思對她說過，她的答復自然是願意，但是怎樣去辦這一件事呢，這却又使李科長真有點為難了。

江北旱災之後，水災，繼續到來，小蓮子的父母和弟妹已不能在農村安身而跑到南京。這，正給李科長一個絕好的機會，他雖不是幸災樂禍，然而正可以借此機會向小蓮子的父母提出結婚問題。第一他和小蓮子早有愛情了，父母當不會反對；第二在此重災疊禍之日，小蓮子的父母當然需錢用，女孩子嫁了金龜婿，衣食自可不愁；第三以自己的地位而論，是一個科長，錢雖然不多，可是總算是個官太太，比嫁一個田舍郎好多了。李科長雖有如是想，但他自己怎樣可以去和小蓮子的父母講呢？天下也沒自己做媒的道理。托朋友去，又不知托那一個去問的好。左思右想的結果，只好把一切含情和心裏所想的，都表露於眉目之間，他的當差雖不是一個聰明人，但是看見主人近來的態度，也知道了八九分。他乘晚上小蓮子出去的時候，若無意地問李科長：「如果科長得到一個好的太太主持家計，也好安心一點。」這句話使李科長非常興奮，他就對當差的說，一時沒有相當的人物也沒奈何。當差的便說：「小蓮子不是很好嗎？人也聰明，又得科

不是嫁一個種田的或者是一個當差的嗎？有像科長這樣一個人包管一說便成。」李科長這才興奮到了極點，他便把這件重要的事情托當差的去辦去。

當差的問明了小蓮子，知道她父母的住處，并且由小蓮子的領導而到了她父母的寓所。是一間極小的茅屋，裏面除了一個灶頭和一張床之外別無長



物。據說這一座草房是用三塊錢一個月租來的，當差的磨尖了舌頭，把一番要說的話向小蓮子父母說知，他以為必定是圓滿解決的了，怎知小蓮子的父親回答說：「我的女孩子也差不多可以說是給了李先生的了，那麼他玩三年兩年，再交還我嫁人能。」

「這不是我這子已有了家呢？」當地的賊伯  
這一篇。

「看來，不過我聽說以為做官的人還沒三...

「那裏，我的女孩子雖然條件好...

「不，若果做了太太，不知這第五是第六的...

「太太呢，現單我這女公子也沒有...

「不，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那裏，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是誰却用了一他他下床去...

「天氣性冷的，坐起來做什麼呢？有甚麼在床...

「上說不好嗎？」他若有何苦無情的話，把他軟化...

「下來去。」

「今天這叫當面的去見你的父母你知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呢，還是我如何一別去的時候？」

「那裏有什麼你的父母不支，我早早已知他是...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來，我再辦一個種田人，或者是鄉下人，那就不同...

了，因為我是城裏住慣的人，甚麼事總比他們還高...

然，他們那懶散管我，我嫁了人二三天便仍然可以...

出來，該男可以同你住在一起，你對於我也沒有什...

麼爭掛，那麼我嫁了人，還不是同嫁了你一樣嗎...

「...

「不料長聽完這一番話，完全明白了，人們的心...

態，尤其是夫是之困難是互相對峙，自然囉，自...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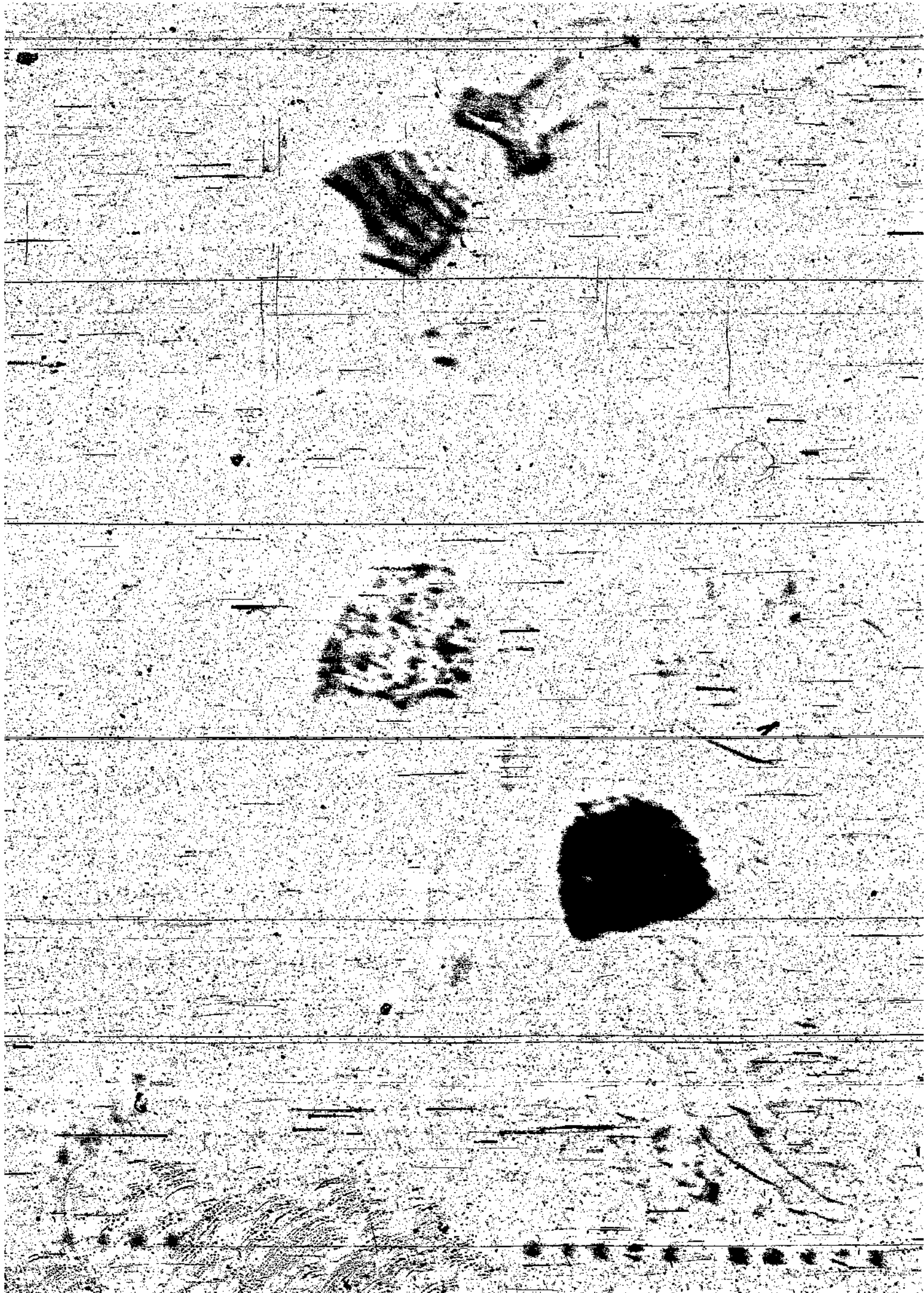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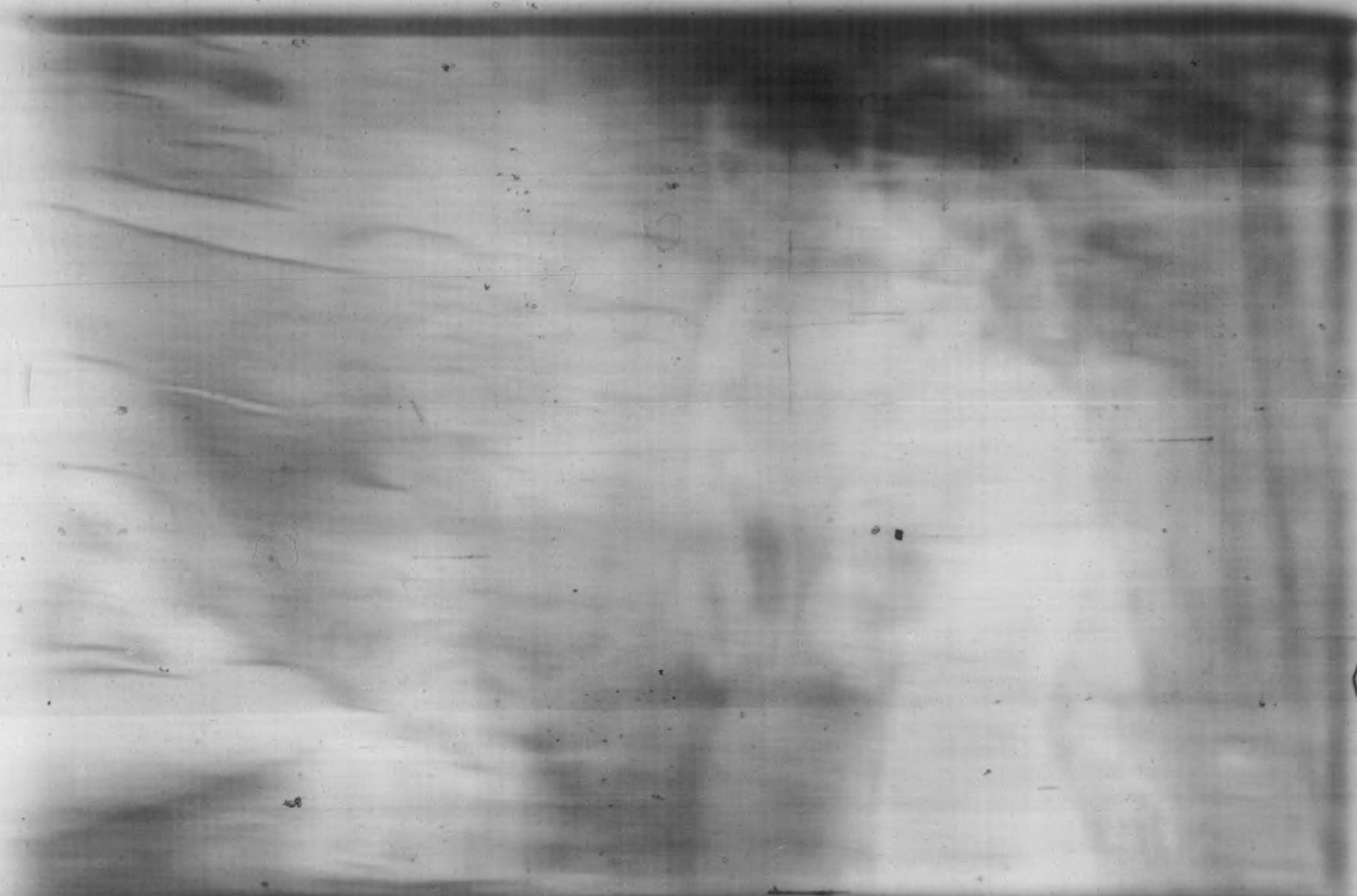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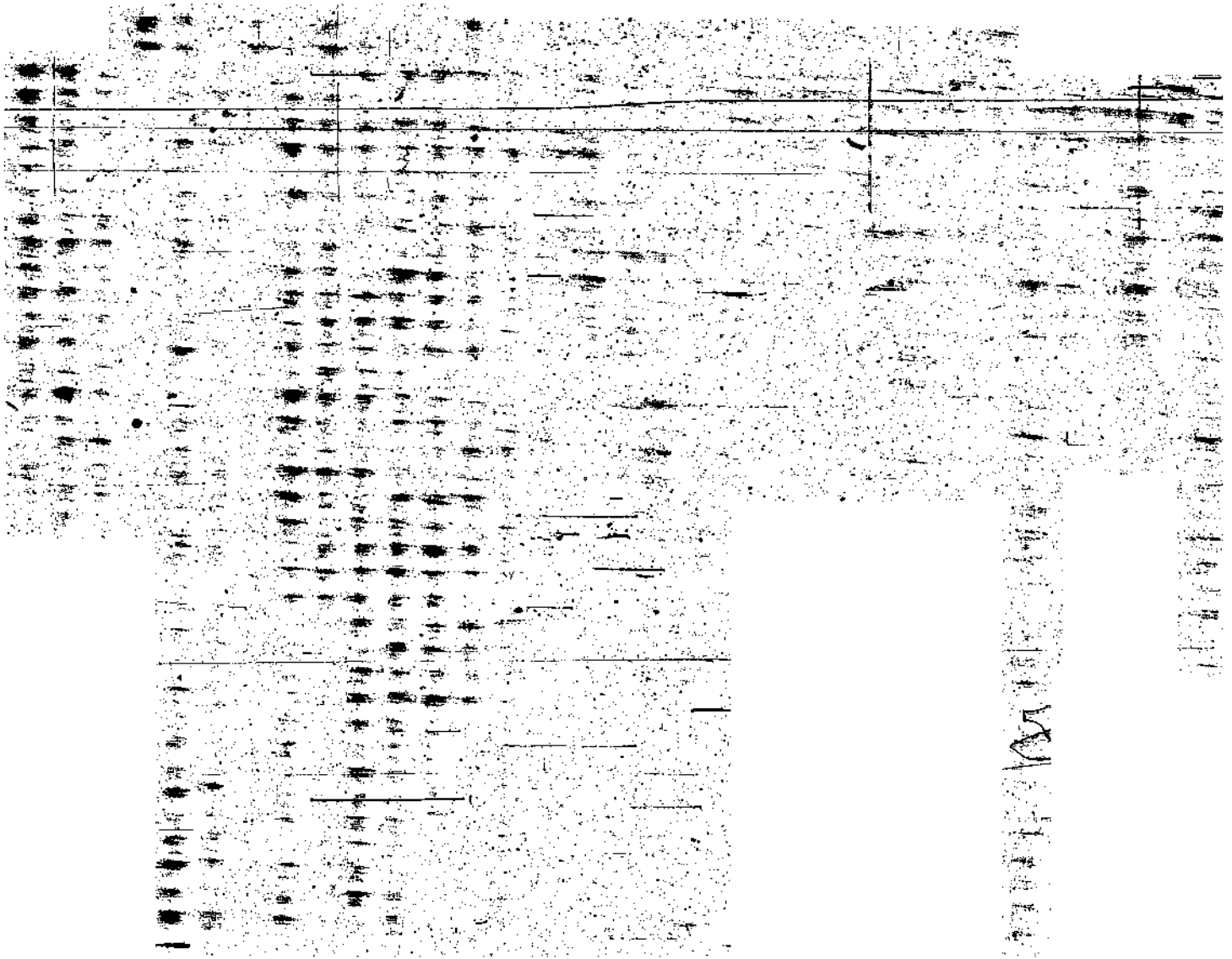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這話，我聽下，你怎會是這話...





遺  
成  
小  
放



2014年12月

1. 2014年12月1日，收到XX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存入银行。

2. 2014年12月5日，向YY公司购入办公用品一批，价值5,000元，款项尚未支付。

3. 2014年12月10日，计提本月折旧费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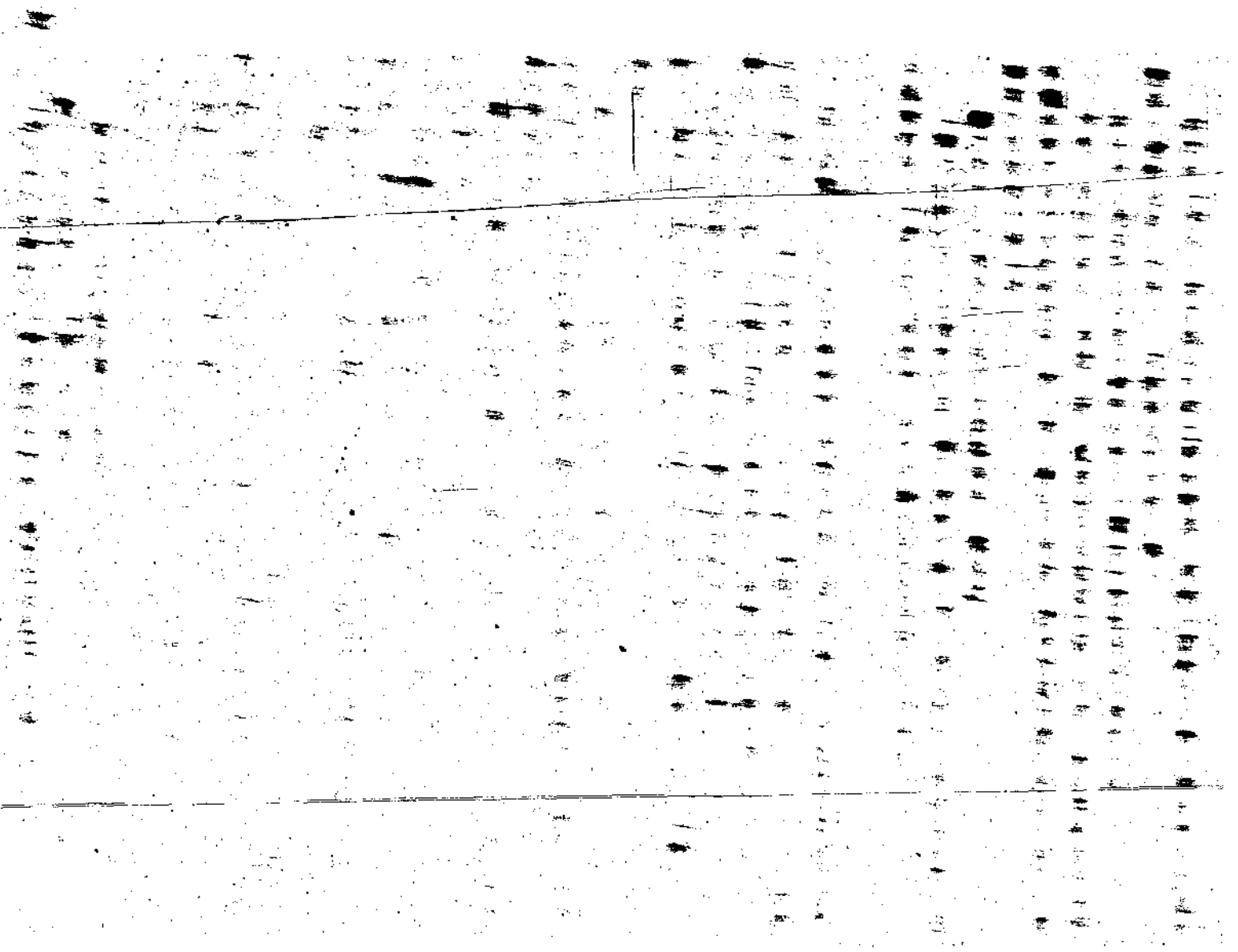
4. 2014年12月15日，向ZZ公司销售产品一批，价值80,000元，款项尚未收到。

5. 2014年12月20日，支付本月水电费1,500元。

6. 2014年12月25日，计提本月工资薪金15,000元。

7. 2014年12月31日，计提本月所得税费用5,000元。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introductory text.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middle section, separated by a horizontal line.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bottom section, separated by a horizontal l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關於...

2. 關於...

3. 關於...

4. 關於...

5. 關於...

6. 關於...

7. 關於...

8. 關於...

9. 關於...

10. 關於...

11. 關於...

12. 關於...

13. 關於...

14. 關於...

15. 關於...

16. 關於...

17. 關於...

18. 關於...

19. 關於...

20. 關於...

21. 關於...

22. 關於...

23. 關於...

24. 關於...

25. 關於...

26. 關於...

27. 關於...

28. 關於...

29. 關於...

30. 關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你太懶了。你太懶了，完全放棄了。我沒有事做，」他終於說，「這是在這，第一說」

他感到...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他感到...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他感到...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這是不行的。」



「得了他們的愛和疼，我將來送你應酬之方。好不好？」

「那事我一概不。」

「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每日在外面走幾天，怎會不知道？」

「那末你自己怎樣？」

「我不是和你說過麼？有事交給你做的。好朋友不失信，而且是到底幫忙。」

廿一

這一天的會話，使那事更加成激念，他總念在不俱有助於他的戀愛，尤其有助於他事業。友誼如此，才足以稱道的。他每每跑去找已教授，一下前途的命運。

方鳳因父親上了校，心裏便想到西裝少年那裏去。告訴他那封信實在並非尋常的手筆。

她叫娘換了臉水來，仔細來化裝一次。當她舉手除戒指，預備洗臉的時候。她發覺了手上的戒指在單半家中法衣上在桌上了。她心中一驚，覺得自己太慌忙了一點。

怎麼將戒指在她的桌上，這戒指上面還有自己的一個名字，正在那裏成什麼話。這種思想，在方鳳腦中，只不過一縷即逝的浮思。她立刻安慰自己說：

「那事是老實人，他拾我的戒指，不會不還我的。」

她又繼續想到昨晚的光景，委實是對不住那事的。又想想昨晚的滑稽真是一個苦難，一舉一動在裏面互相礙礙，自己不覺笑起來。

她接洗了一陣子，終於決定了到西裝少年家裏去，一方面寫了一封信，寄給了那事，信上說：

「那事先生：

昨日請客，終使先生轉臉而歸。歡人之饋，匪可以言喻也。昨晚一切，皆爾所賜，感有甚矣。容當面告。麵包不好吃，果腹則行。衣服念否念念。願行無礙，道致指我桌上，敬乞注意存之，以便送回。何請。 刻安。 鳳上

信寫好了，便加上一個信封，自己帶出去付郵，一面對先生里去尋西裝少年。西裝少年今日見她又和往日有些不同，也不知道是受了表兄嫂的暗示，還是他的愛信受了斷折。

方鳳一見他，便和他說了那封信的事。西裝少年說：

「今天我根據這間密對方一句話，便是密對方對於余那事，這個人竟處處一種什麼態度？」

方鳳這個人本子是性情驕傲的，她一聽這句話，臉就紅下來了。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西裝少年微微地笑了一次說：

「並沒有什麼，我以為你這句話，定我的進行方針。」

「什麼進行方針？」

「那我是不能告訴你的。」

「那末我先告訴你！」方鳳的氣已略略的平了些。

她又接着說：

「你這個人就抽着笑了。你記得我和你在華已居說過。我把他當作毒蠱之魔罷了。你怎麼不記得？還要來問？」

西裝少年說：

「這樣說，你對於……」

他說不上去。

方鳳哈哈的一笑說：

「你這個人真不是好人。」

西裝少年聽了這話，轉身向門面出。

西裝少年留下了西裝的磁瓶。

方鳳出了門並沒有到那華那個地方去，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不用說是段小姐的家中了。

方鳳走到段小姐門口打門，遙看西裝少年在自已門口看着，她回身對他一笑，段小姐的大門已經開了。

這開門的人是個姑娘，她看見了方鳳，堆下滿臉的笑說：

「小姐！你今天來的不巧，她們一道出去吃飯看電影去了，早晨才念着，你也沒有來。」

說着笑着又接下去：

「小姐！你這一會……我……」

方鳳聽了這話，心中說與得很！她很急促的抽出來看：

「前由想已仔細看過，先生或將一笑置之。今再舉一事以告。前時方鳳約先生於華已居，託言墨華為媒，用探先生之意，而先生竟出惡愛宜與女子之意為斷。方鳳究係真愛先生否，隨即高聲一呼：『我現在明白一切了。』此即我明白先生意旨，而自鳴得意者也，此其二……」

一方鳳看到此地，心中已是怒不可遏。她很急的說：

「這決不是全墨華寫的。不知是誰在害人！」

西裝少年不覺冷笑一聲道：

「不是他寫的！他並沒有叫你到華已居我們也沒有聽見隔壁有人說：『我現在明白一切！』」

方鳳的臉更加紅了。她十分氣說：

「墨華遠在此地，我們可以一道去問！」

說着便奔去敲一百零八號的後門。門雖然開了，墨華却在已教授家裏。

方鳳找不着墨華，她覺得無以證明。她心裏更覺着急，鄰家的小兒，差不多全跑來圍着他們，使她難堪之至。

墨華的二房東門仍舊貼在門口圍着他們。她以為西裝少年也是墨華的同學。她接着說：

「他不在家吃午飯，這時候午飯也吃過了。不知是不是去看電影。」

「左近有電影院嗎？」方鳳忍不住問她。

「有的。」

方鳳向西裝少年說：

「我也無心請你看電影，不過我要介紹你見墨華的心太切了。你如有，就和我一道去到那裏尋尋看，遇着就更好，不過，我還有話和你說。」

西裝少年現在倒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他倒很想看，墨華是個什麼人。他真無心去拿帽子。隨招呼娘繞了門。

他倆沒有多話，已經快到戲院門口。西裝少年只隨便東望西望的。方鳳的目光反是十分銳利去找墨華。不圖遇見了成教授。

成教授的眼睛也和方鳳一般的銳利。他老遠就看見方鳳，露出滿面的笑容。

見了面之後，三人便急急走近，已經到戲院院的買票處，成教授急急地買下了三張票。

方鳳也趕緊地替他二人介紹了一番。西裝少年現在倒很有些憤急。他並不是因為成教授買了票，乃是懷疑自己沒有戴一頂帽子。

票子雖然買了，門還沒有開，三人都站在屋角閒談。

成教授向方鳳說：

「墨華沒有來嗎？」

方鳳雖然是在來尋墨華的，她知十分怕成教授提出墨華，她惴惴地口中停了一聲。西裝少年心中却加了一點壞的印象。但是成教授却不肯放鬆。他接着說：

「墨華這個人真懶極了。他寫一封信給我，連句話都沒有。這說了一些他來和你……」

方鳳聽了這話，心中說與得很！她很急促的抽出來看：

「前由想已仔細看過，先生或將一笑置之。今再舉一事以告。前時方鳳約先生於華已居，託言墨華為媒，用探先生之意，而先生竟出惡愛宜與女子之意為斷。方鳳究係真愛先生否，隨即高聲一呼：『我現在明白一切了。』此即我明白先生意旨，而自鳴得意者也，此其二……」

一方鳳看到此地，心中已是怒不可遏。她很急的說：

「這決不是全墨華寫的。不知是誰在害人！」

西裝少年不覺冷笑一聲道：

「不是他寫的！他並沒有叫你到華已居我們也沒有聽見隔壁有人說：『我現在明白一切！』」

方鳳的臉更加紅了。她十分氣說：

「墨華遠在此地，我們可以一道去問！」

說着便奔去敲一百零八號的後門。門雖然開了，墨華却在已教授家裏。

方鳳找不着墨華，她覺得無以證明。她心裏更覺着急，鄰家的小兒，差不多全跑來圍着他們，使她難堪之至。

在理，方鳳也可以把書面去，不過她不肯。她覺得總受不盡愛，倒不算一回事，自己和家人受冤枉，豈得不難明！

她有心將昨天和墨華……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你為什麼要走的呢？」  
 「因為心裏有了恨，所以我竟墮入了別人的圈套，我後悔了一下，我懷疑了。」

「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他從枕上支起頭來，拉住他底手腕，悲哀地將臉轉向他，他輕輕地將她底頭放在枕上，閉着眼睛。」

「上帝祝福你，直到永遠。」他喃喃着。

「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他從枕上支起頭來，拉住他底手腕，悲哀地將臉轉向他，他輕輕地將她底頭放在枕上，閉着眼睛。」

「上帝祝福你，直到永遠。」他喃喃着。

伊莎白

伊莎白，你為什麼要走的呢？因為心裏有了恨，所以我竟墮入了別人的圈套，我後悔了一下，我懷疑了。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伊莎白，你為什麼要走的呢？因為心裏有了恨，所以我竟墮入了別人的圈套，我後悔了一下，我懷疑了。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伊莎白，你為什麼要走的呢？因為心裏有了恨，所以我竟墮入了別人的圈套，我後悔了一下，我懷疑了。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伊莎白，你為什麼要走的呢？因為心裏有了恨，所以我竟墮入了別人的圈套，我後悔了一下，我懷疑了。你為什麼不知道我，不了解我麼？你怎麼能那樣猜忌呢？伊莎白，無論在思想，在言語，在行動上，我對你從來沒有虛偽的，是的，我恨你，伊莎白，願上帝祝福你，帶你到他底座前安息！

妻 夫 小  
 LITTLE MAN, WHAT NOW!  
 Universal  
 Hans Fallada  
 Frank Borzage

WHAT NOW!  
 環球：司公片製  
 大：編：著原  
 治：導：演導：演導

◎ 表 員 演

Lammchen	Margaret Sullivan
拉 琳	文 濟 沙 麗 蘇 瓦
Hans Pinneberg	Douglas Montgomery
斯 漢	多 瓦 高 蒙 士 德 格 蘭
Jachman	Alan Hale
雅 查 曼	阿 蘭 哈 爾
Mia Pinneberg	Catharine Dwyer
亞 米	石 杜 琳 黛 麗
Email Kleinholz	Dewitt Jennings
關 之 店 委 獨 王	斯 密 德 特 羅 德 漢
Marie Kleinholz	Muriel Kirkland
瑪 麗	倫 葛 蘭 荷 絲



說 小 影 電

# 妻 夫 小



雨不停的在下着，漢斯像是有點不習慣了。他站在醫生寓所的門前，雨點由帽頂流到兩頰，那件陳舊的雨衣已幾乎濕透了。「她為什麼還不來呢？」他心裏在想，手却探進衣袋裏取出了時計，打開來。這些年頭不濕的街市來着。

「先生，什麼時候呀？」一副很動聽的聲音在他背後發出。漢斯微笑着回轉身來。

「琳珍，我以為你有什麼事情發生哩！」

看過了醫生之後，她的懷疑證實了。他倆的小孩子不久就要出世。這消息是值得歡喜的，但同時他倆又不得不有所懷疑。最少，他倆得馬上結婚，然後回到漢斯做工的小廠來居住。

在小廠裏一切的遭遇，很使琳珍感到不安。例如，當他倆走出車站的時候，漢斯硬要僱一輛有蓬

的時候，他竭力的阻止她進去看看；而且，他很少肯跟她一起在街道上閒逛，要是在家裏他不是那般的溫存體貼，她會懷疑他的愛不是專一的了。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陽光在那麼可愛，他倆遠遠的跑到一個小森林裏面，享受大自然的幽美，談話的方向，不覺間便移到她所疑懼的地方來。

「琳珍，你得相信我，我除了你再不會有別的女子了，」漢斯誠懇地說，「唯其是這樣，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事暫守秘密。因為，店老闆有個女兒，叫曼麗，生得又醜又蠢，但她却看上了我，我要是不跟她敷衍一下，我的位置是很危險的，這便是我不讓她知道我已結婚的理由，你用白的吧。」

琳珍是明白的，他倆這時快活極了。在森林裏，他倆嬉戲着，追逐着，在林邊的小路上，他把她

.....

斯向車上一望，他的臉色陡然慘白了一陣，原來車上坐着的正是店老闆一家大小，曼麗怒形於色的睨了他一眼，叫父親快點開去。

第二天，恰如漢斯所料，曼麗在他面前露出厭惡一番，說什麼這種淫蕩的女子不願廉恥，祇會幹出下流的勾當，她更責備漢斯不應失檢，上這種女子的當。漢斯忍無可忍了，高聲喝止她說：「不許你再批評那個女人，因為她是我的妻子」。

一股羞憤之氣再不能抑止了，他更知道自己的地位已根本動搖，於是自動的辭退出來。

他四顧便在小館裏找尋別的工作，但老是找不到。他想，這樣的下去是不行的，好歹也得找個暫時的去處，於是寫信到柏林給他的繼母米亞。

米亞相信說她的老友葉滿總可以替他在柏林弄個位置，因為葉滿是那城裏一個有勢力的人。漢斯本來很不喜歡他繼母之為人，但看見琳珍一團高興，不忍令她難過，於是勉強一擋一切，移居到繁華的柏林來。

果然如他所想像的，繼母依然是從前的繼母。

貪利忘情，縱容無恥，在她家裏出入的青年男女，舉動都是老態的卑鄙，她更要漢斯每月納回一筆很大的房租。而所謂有勢力的葉滿，除了對他倆表示好感之外，並沒有替他找到半點工作。

好幾天奔走的结果，總算在一家服裝店裏面得了一份店員的位，收入雖然不多，但也可以勉強

曼麗的父親那時候將家裏快樂的一天。

在服裝店裏，漢斯認識了一個叫希爾勃的管工，希爾勃很喜歡漢斯，漢斯也很感激希爾勃給他的同情，不上兩個禮拜，他兩人已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了。但，不幸的，希爾勃的店主，因為營業的減少，責備店員們不賣力，希爾勃是個用自情形的人，知道營業不振是市面不景氣的影響，與店員無關，於



是極力替他們辯護，但竟因此觸怒了店主，一場口角之後，希爾勃便憤然離職去了。

漢斯目擊耳聆一切，覺得店主實在是無理壓迫，更欽佩希爾勃的勇氣，於是也預備辭職，但希爾勃叫他暫時容忍，因為跑出來另覓工作不是容易的，他更說將來倘若他有較好的去處時，他是不會忘記他的。漢斯祇得聽他的勸告。

那天以後的日子更難受了。漢斯在外面做工，

後，才發覺他繼母是專營不正當的事業以自給的，出入地那間大廈的人，不是賭徒流氓便是娼妓舞女，他個迫于搬了出來。

在窄陋黑暗的小房間裏面，除了那慈祥的房東之外，祇有葉滿不時來探視他們。葉滿是個很奇怪的人物，他像是有沒有固定的職業似的，但他却很有，他對琳珍特別喜歡，來的時候總是帶些禮物給她的。

這一夜，他又來了，而且送來一件很美麗的晚服給琳珍，還要他兩人和他到外面去玩玩。

「我們沒有錢」，漢斯有點不高興的說。  
「葉滿的客人是不必化錢的，來吧」。葉滿很得意地答。

「那麼我們就去一次吧，漢斯」，琳珍也笑着說，「我們沒有一起出去很久了」。

在華麗的酒店裏，香檳酒一瓶一瓶的開着，在歡雜的人聲中，他們不快活的臉色也漸漸的展開了，葉滿這樣的朋友確是不可多得。

「葉滿，我們找你許久了」，兩個大漢到近他們的身旁，一個微笑地說。

「對不起你們」，葉滿對漢斯和琳珍說，「我得陪我的朋友到外面談談。」他們三個離開酒店去了。在巡捕車裏，偵探把手銜銬上了葉滿的雙手。

他心裏明白，幾年前所犯的欺騙，是件很嚴重的案子，這回被捉獲了，最少要挨五年的鐵窗生活，但他並沒有後悔。  
(續見第四十五頁)





「李伍！弟兄們！打打起精神來，要衝這百代的遺孽！」

這件激奮的呼聲震着三十四個伙伴的心，於是他們全都奮發！不約而同的跳出來，把住了十着雪亮的刺刀的槍桿，前進，前進！

「李伍！弟兄們！打打起精神來，要衝這百代的遺孽！」

這件激奮的呼聲震着三十四個伙伴的心，於是他們全都奮發！不約而同的跳出來，把住了十着雪亮的刺刀的槍桿，前進，前進！

「李伍！弟兄們！打打起精神來，要衝這百代的遺孽！」

這件激奮的呼聲震着三十四個伙伴的心，於是他們全都奮發！不約而同的跳出來，把住了十着雪亮的刺刀的槍桿，前進，前進！

於是這一排紅足鞋便立刻散掉了，消失了！

可是每當險況的倏然的表現時，有一條給予彈射得稀薄的野營在這些空中搖曳，並隱隱聞其悲壯的呼聲：

「李伍！弟兄們，打點精神起來，要衝這百代的遺孽！」於是再顯出三十四個伙伴，淌着淚，流着血，把住了十着雪亮刺刀的槍桿，前進！前進！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第二卷 司馬遷

（每日讀一頁）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這道題目，在「……」中，是「……」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馬上把香燭點燃。阿五嫂替母親接了氣又撫摸她的臉，覺得有點起出平常的熱度。她不敢讓母親知道，她輕輕地和阿五說要請醫生。然而錢，不單沒有買藥的錢，就是掛號金也缺乏；可是母親的病必得診，這一來是藉獻自己的心願，二來是掩飾他人的耳目。

母親的病，算起來已有四年了，而呻吟在床，則是一月以前的事。過去一說到醫治，母親總是執拗地說不要緊，其實他們也沒有力量去請醫生，現在，母親也許只最後的一次打攪了，他們決定要了一趁心願。——夫婦倆商量的結果，就把阿五只穿過一次的一件毛葛衫給阿五嫂去當，並順便到學校去把阿福接回來。

傍晚，阿五嫂帶着阿福回來了。衣服當了二塊五角，可是爲阿福繳了八角錢的書借費。阿五嫂說：

「再不繳，學校裏就收回書籍。」

「美利學校還要什麼錢？……我個說讓他去賣報，每天多少還有點兒進賬！」阿五吼着。阿五嫂似懂非懂了理的不作聲。

發剩的錢只有一塊七毛了，請醫生怎麼辦呢？終於明大夫領最後的一次拜託，可是母親的病，不能再發財了。終於他抱着一顆憔悴的心跑上一個中醫的診所裏去。

診所的規定，出診是四元，醫生還是滿不高興的。阿五一聽，連診費也不給。但他聽見說醫生是仁慈爲懷的，於是他用着幾乎要哭的聲音，乞求醫生對子的小醫生救他母親一命。醫生假和善地笑了

「你知道我們吃住在房子裏要領多少……好罷，讓你母親明天上午九點鐘，到診所裏來，我免費替她看一下。」

醫生的臉和紅潤的臉，簡直差不多。阿五本想再哀求一下，然而也覺得無用。他悻悻地離開診所，走上歸路。

天，也好像同情他流着悲哀之淚：——細雨把來時的乾路都浸成了泥漿，汽車飛過，咕咕咕地震得地動，阿五覺得自己在跳躍的神經系上奔跑。他跑到家裏，阿五嫂已經把晚飯擺在桌上，他不敢吃，他小聲問阿五嫂：

「母親能過嗎？」

「沒有。」

母親經過這長的時間不曾醒，他懷疑會出意外，他輕步走到床邊靜聽了一下，母親的呼吸，異常急促。「爸爸，——醫生來嗎？」阿福問。

阿五嫂也正要發問突然給阿五搖手攔止。「病也是要有錢人才能生得起呀！一塊多錢，那裏請得醫生來！」

他憤然，阿五嫂也憤然，只有阿福靜着天，真的眼望了父親又望母親。

吃晚飯時候，阿五嫂主張用早該給母親捐的十字會醫院裏去，因爲那裏只需要十個銀子的掛號金，貴藥呢，一塊多錢也許夠了。這些，阿五嫂爲有理，但阿五的心中，却另在爲着今後的一家生活而發着幾粒飯在牙上無味地咀嚼着。

突然門口走進一位中年男人，阿五和阿五嫂連忙放下筷，微笑地立起身子請客坐。

「錢先生，真對不起，房錢還得後兩天呢！」

「房錢嗎？明天給你——一定。」

阿五因爲明天可領到最後的一次薪水，所以很有把握地答應二房東。阿五嫂以爲阿五不是中了彩票是借來了一筆款子，不然，那裏一口氣拿出十來塊錢呢？因爲她計算公司裏發薪水，還得十餘天。

二房東仍就沒有坐，面上浮着佻佻的顏色。

「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大房東勸令我們下個月搬家。你們兩個月房租，只收一個月就行了。」

「什麼緣故？」阿五嫂問。

「他們無故地鬧什麼稅租運動。現在大房東索性不租給我們住了。」

「好罷，要搬就搬。前個月的房租，就請你明天交給我吧。」

「當然，當然，——一定。」阿五答。

二房東去後他們仍回到桌傍。阿五嫂的心頭，好像有一塊岩石壓着，她非急到將它移去不可。

「明天你那來的錢？發薪水不是還得等十來天嗎？」

阿五沒有答，但他在想：還房租，搬家費，醫藥費，……計算起來，薪水已經開銷。於是她想到大女兒身上去了。他問：

「銀弟幾時發錢？」

「上一個月早已拿回來了，這一五月還沒有到呢。……她也非常苦，你聽她衣服都沒有一件好的。這會子小奶奶死了，聽說長少爺把他奶奶的衣服



## 老實人底犧牲

(接自第五頁)

然而，現在，每天她都要出外，每晚不是有客人來就是要跑出去。現在，反是她想每晚安穩地待在家裏——她祇想和維坐一會，握着她底手；他祇想和她在一起，挨着她，接近她；就是幫她套上外衣，於他也是一種安慰。可是這些時她却是多麼坐不住，多麼不安靜的。她像叫喊一樣地回答他：「哦，弗萊德，我們出去罷。我厭倦這屋子了！」厭倦了！這就是她說的。好像是，她已經厭倦了一切似的。

一月過去，兩月了，冬天已經來到，忽然，有一晚，他下了決心似地走到她底房間，站在她底牀邊。一股惡氣陰鬱地集結在他底胸中。疲倦了嗎，她？好，她已經疲倦了兩個月，現在應當疲倦夠了。他們應當恢復往常的生活了。

她已經入睡，靜靜地躺着，被蓋掩住肩頭，長髮委在枕上。她真是睡着了麼？可是，當她感覺到維底手在被上摸索的時候，她卻微微叫了，好像對待一個陌生人一樣，喘息地說道：「弗萊德！不要！今晚我倦極啦！」

心頭的隱忍爆發了。「倦極！」他喊叫起來，「老是聽見你說倦極。事實上，你是厭倦了你底丈夫！」

他怎麼會說出這話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從來不曾那樣想過。他們豈不是幸福地同居了十五年的人麼？

面現在，這句話竟脫口而出。她沒有回答。她躺在那裏，望着他，她底臉白得像枕頭一樣，燈光慘澹地照着。而維竟沒有回話，祇是望着他。他不安地坐下，坐在牀邊。那麼，她是不打算

他從來沒有注意到當她不言，祇顧着望着人的時候，她底嘴是那樣直而且硬的。

「我說得玩兒的，」他喘喘着，將頭轉了過去。

可是，她却跟着他，回答道：「是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厭倦了啊！」

她竟是這樣回答了，她，他底妻，他底瑪麗！她說得多冷酷啊！他不知道怎樣回答她，祇是瞪眼望着，不相信。別人底妻子也許可以對丈夫說出這樣的語來，然而，他弗萊德底妻子是不能對他說出這種話來的。他們是結婚了十五年的呀……

於是，她躺在那裏，像教師對待小學生似地，對他說着，明瞭而簡單，使他不致誤解。不，誰也不會誤解她所說的，就是一個並不十分聰明的人也不致誤解她底意思。

「弗萊德，聽我說。夜晚再不要到我這裏來；永遠不要，懂嗎？那已經完了。我想我可以回來，照舊過下去。我要對得起你，並且也要盡我底職份。我是一個好女人，弗萊德。許多回，別的男人向我——可是我總是拒絕。弗萊德，你知道我們是多麼不相同的人。我也並不是責備你。我知道你已經做了你所能的一切。可是，我不也是一樣麼？我和你結婚不到一個星期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大錯。可是，我既已和你結婚，我就得扶助你。我那樣做了，弗萊德。並且，我漸漸地喜歡了你。每個人都是喜歡你的，弗萊德。你是那樣的一個老實人。」

她停了一停。他，雖然如在昏迷之中，然而也覺得應當說點什麼。因此，他喃喃地說了地底最後一句話所引起的一點悲哀：「就是不大聰明……」

「不，弗萊德，」用了他所從未聽見的那種又清楚，又堅定，又硬板的聲音，她繼續說着。「不大聰明。假使我能夠愛你，親愛的弗萊德，伶俐不伶俐我是不會介意的。可是，你瞧，我沒有法子愛

說着一般，「就是到現在我也還是一樣喜歡你，祇是你不能再接觸我。」

在他底內心的紛亂中，他好像有了一線朦朧的領悟。「有了別的男人！」他低聲說着，在至深的靈魂之中感覺了戰慄。

「是的，」她說，她底手仍然捫着眼睛。

對於這，他還有什麼可說？什麼也沒得說的。在完全的紛亂與沮喪之中，他等待着，看見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天旋地轉之中。終於，她將手拿開，以同樣清楚的聲音繼續說着，祇是這聲音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生硬。在她底眼光之中有了一種大的憐憫。她移身向外將手輕輕地放在他底粗大的手上。

「親愛的弗萊德，沒有什麼可說的。祇是我在今年夏天遇見了一個人。我們常常一起在海邊散步。我們互相愛戀。可是，我告訴了他，你是多老實的一個人。弗萊德——我們有了這麼多年的同居生活——我應當回到你這裏來，照舊生活下去。我不是那種女人——祇是我不能夠——」她底嘴唇戰慄了，變得溫柔了。「那麼，沒有什麼可說的，親愛的弗萊德。我們分別了，於是我回來。我是能夠照舊生活的，祇要——你不——你不接觸我。」她底手又捫住了眼睛，沈默了。

那麼，他能說什麼呢？假使他是一個聰明人，他也許知道怎樣說。可是，他並不聰明。他呆望着她底手捫住眼睛。

「頭痛？」他到底問了。

「一點點，」她回答。

他站了起來，到桌邊去，將她底香水取來，打開抽屜，找到一塊乾淨手帕，很笨拙地，因為他以前從不曾做過這樣的事情，他是看見她底中國女婢這樣做過才學樣的。他將香水灑到手帕上頭，觸到她底前額。可是就是在這種接觸之下她也閃開了，

(續見第四十六頁)

# “作家易寫”

苗子

## 歐陽予倩

從戲劇界跳到新劇的第一人。陳銘樞主持南時，在廣東設立「戲劇研究所」及「戲劇學校」，其時田漢、唐槐秋等均從之，為中國最完美之戲劇組織。其著作以「潘金蓮」一劇為最轟動。還戰前，在還劇時「時代劇社」，各事交辦，而不數日，即步



## 田漢

中國唯一的天才作家，如果你問他

要種子，他可以答應了一年前始終沒有一個字，可是，如果他一時高興的話，他可以在一晚上寫完一個劇本。「南國」時代就常常這樣連夜寫劇本，連夜排戲，更難得「即席作」的印象，却會比什麼的都好。中國的劇本，他的最多，以劇作家的地位來講，他是第一位。我們說起中國的劇迷，不會忘記了「南國社」

## 洪深

留美戲劇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奧奈兒的老朋友。是從前「新劇社」的中堅，是現在「天一公司」的導演。「新劇社」時代的劇本，多由改編而成，此後則從事創作，其第一砲即為與奧奈兒有不約而同之相似處的「趙四王」。

最近之「五卅橋」，「香稻米」兩劇，仍為其得意之作。歷任復旦，暨南，大夏等校教授，明星公司導演及「週間」編劇。一度與傅斯年復大女生會島嶼戲院女士訂婚。現受青島大學聘，為該校教授，前開辦為天一公司導演歐立夫氏所編「犧牲青年」。



## 唐槐秋

湖南的多情種，予倩稱之謂「京廣馳名，中外稱劇小生。」「在巴黎，歷達拉丁區之辛酸浪漫，歐羅巴，燕燕鶯鶯，走勝於千里之外。」錄郁達夫贈槐秋句。尤以不懼內而為田漢所贊許。田有詩贈彼曰：「嗚呼，天下情種，惟吾與槐秋耳。彼長夫人者流，烏足以言情，亦烏足以語天下事，於是夫吾有感矣；湖南自古多情種，吾與槐秋獨不棄。男女之間有天地，富貴於我如浮雲。年來心境忽轉變，一任隨酒流芬芳；以紅香者愛大衆，豈能對於小君。」其一生行事，絕不自謙。今創立「中國旅行劇團」，志在演戲於天南地北。其最令人下信者，則為一飛場師，蓋留法時彼同習航空者



地處歐區，畫付一炬。中國之職業劇團，可謂創始於歐陽予倩。其肥胖之身材與近視之雙目，想像其在舊劇時代，竟以名且著名，似覺耐人尋味。



# 爸爸的煩惱

麥瑪納漫畫



在酒店裏，漢斯和琳珍等着葉滿回來，時候一點兩點的過去了，侍役把賬單交上，數目是九十個馬克，他們那裏來的這許多錢呢？

「再來一瓶香檳吧」，琳珍很鎮定地對侍者說。他們繼續的飲着，等着……

「外面一位先生叫我交給你們的」。一個小孩子跑進酒店來，遞一封信給漢斯。漢斯顫動的手把信拆開，祇見裏面有一百五十馬克的鈔票，和一張白紙寫着「再會吧，我的朋友。」

葉滿。

他們歡喜極了。

第二天早上，當漢斯走進衣店的時候，店主叫他到裏面的辦公室來。

「漢斯，你近來工作很懶慢，今天倘若再做不成幾個交易的話，我們不要你再來了。」

他想辯幾句，但終於忍住了，因為，他知道和這種人辯駁是無益的，他祇得唯唯的退了出來。

一個舞台的名伶走進店子來。漢斯看過他主演過一齣為窮人表同情的戲，很崇拜他，於是欣動的招待他。那伶人開始試着店裏的衣服，但沒有一件合他的意的，足足費了兩個鐘頭來待奉他，但他却半點東西不肯買，漢斯有點焦急了。

「先生，就請你照你做戲時一樣為窮苦的我設想一下，買一套衣服吧。因為倘若你不買，我的工也做不成了」。伶人表示着討厭的樣子，罵了他兩句之後更走到店主面前說他強迫顧客買物。於是，漢斯便給店主驅逐出門外。

回到家來，孩子已經出世，原來是房東給他們請醫生來的，漢斯這時真不知是悲是喜，抱着琳珍，熱淚再不能遏止了。

「可憐的小子，將來怎樣呢？」他對着嬰兒嘆了一句。

琳珍淚眼望着可憐的丈夫，口裏說不話來。

「漢斯，漢斯，」外面一個人在叫他。漢斯認得是希爾勃的聲音，連忙跑來歡迎他。

「我的孩子出世了，你來看，」漢斯拉着希爾勃的手說。

「恭喜你！我今天也是帶一點好消息給你的，我現在自己開了間服裝店。現在特地來請你去幫我的忙呢！」

漢斯緊握着希爾勃的手，感激和快樂充滿了他的情緒，臥在床上的琳珍，也感到不能相信的喜悅。啊！這快樂的一天果真實現了！



## 老實人底性儀

(接自第四十三頁)

把香水和手巾取了過來，自己料理。然而，一會兒，她卻睜開眼睛，很甜蜜地對他一笑。

「親愛的弗萊德！」她喃喃着。於是，猶豫了一會，她握住他底手。「現在，你全知道啦。別再和我談起罷，親愛的。讓我們儘可能地幸福地生活下去罷。我回到你這裏來了。我自己自願的。我願意這樣做的。別再跟我談起這回事情，弗萊德。讓我安靜一會兒。現在，去睡覺罷，做一個乖孩子罷。」

當然，他會去的。他一向是聽她底話的。他辭身下去，想吻她，祝她晚安，可是，見着她那眼睛底奇異的光芒，他禁不住突然退縮了。她甚至於不要他吻她。這，連他也看得出。

「我但願你底頭會好過一點，」他說着，就直挺挺地回到自己底房中，並且，因為她底頭痛居然記得輕輕地將門帶上。在帶門的時候，他瞥見她底臉面，是泛着會心的愛戀的微笑。

當然，他不能入睡。自自然然地，一個人遇見了這樣的事情是無法入睡的。在最初，他不知道想什麼的好。那另外的一個小子——他大約應當想一應這個人。他失悔他沒有問問瑪麗那小子是怎樣的人。也許是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於是，他恍惚地記起，有時，當他們遇見那轉人的時候，瑪麗總有幾異樣，好像是剛醒來一樣，臉面放光，眼睛也閃爍起來。

現在，他回憶起來，她老是有着一種自然的悲哀的容顏，眼淚滾下來，嘴角笑着，然而並不是歡愉的笑，祇是笑而已。然而，他卻從來沒有想到她會感到不幸，假使她沒有說「別提走」的話，他也許會問問那小子到底是誰。

限的輕鬆之感充盈了他。他可以信任她。她並不像別的女人。多少女人就不明不白地跟大走掉。瞧那可憐的查墨生，他老婆可不是就跟一個無聊的法國人跑掉？在這種異國，在這種腐敗的城市，人們老是做着蠢事；就是像他們這樣有知識的中等階級的人，也會做蠢事的。

即算瑪麗有一點不大安份，可是，她總算是回來了。女人們總是有點不安份的。瑪麗可不是回到他這裏來了？並且是自願回來的。不久以後，她就會忘記這些事情。……像這樣，挺直地躺在牀上，忍耐地等待睡眠來到，而睡眠也就馬上上來了。

次晨，當他一醒來，他就迷糊地覺得很沉重，覺得有一點異樣，等到醒透之後，他才記起了是那麼一回事。他靜靜地起了牀，修了面，洗了冷水浴，可是並不到瑪麗底房中去，雖然在往日，當他打扮好了以後，他總是要到她那裏去，假使她是醒着，他一定要她把他打暈打醒。在進到寢室以前，他遲疑了一會。今早，他突然對她住生起來。她會和平素兩樣麼？他等了一會，放慮了一下，終於決定假使她不理會他，他就不理她。

於是，他進去了，而瑪麗，却全無異樣，在等着他來用早餐，這使他底覺得如釋重負。他說了一聲「早安」，並沒有吻她，就坐下來吃着底美國柚子。柚子很冷，味道很好。他底雀麥粥，火腿，雞蛋，也很好。咖啡底味道也絕妙，他比平素還多吃了一些甜餅。失眠使得一個人飢餓。當他吃着的時候，她還是像往日一樣給他講着一天所要做的事情：到俱樂部；和達維爾夫人午餐；下午赴音樂會；晚間宴客；以後，他們可以出去，到什麼地方去跳舞。

「豐富的一天，」他說着，站立起來，正和往日一樣，去拿他底辦公什物。然而，整個事情在今天似乎並不那麼嚴重了。畢竟，早餐用得這樣舒服

和往日一樣。真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啊！

然而，當他辭身下去和她作告別的時候，她底眼中又發出那怪樣的光芒來了。雖然她也曾把嘴脣滾上來，可是，他已經看見了那不愉快的眼光。天！她真是恨他嗎？在驚訝之中，他沒有吻她底嘴脣，祇親了親她底前額，於是，直立起來，猶豫着。他似乎應當說一點什麼來回答這奇怪的眼光。她已經低下了頭，在忙着把牛油朝一塊烤麵包上面塗着。

「我說，姑娘，」他急促地說，他底心緩慢地跳着。「我祇要告訴你，祇要我得到的，我總高興給你做。」

她給了他深情的一瞥，嘴脣顫動了。「我知道，親愛的；謝謝你，」她溫柔地說。

這聲音把他溫暖了起來，他感覺了一種他所不了解的同情心。他是多麼發狂一般地愛她啊，天！無論什麼事，他沒有不願意為她做的。那小子也許不能像他這樣愛她。突然，他覺得他應當知道那小子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開始親密地說道：「我以為你應當告訴我——我想我應份——」

她站了起來，臉子馬上變得石頭一樣。「你應份怎麼樣？」她猝然說出。那黑色睫毛之下的蔚藍的眼睛以前總是那麼深，那麼溫柔的，現在却突然放出火光，又冷酷，又清澈。「我可不是又回到你這裏來麼？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啊，當我想到這許多年——寂寞的，寂寞的這許多年！」她底聲硬硬地了，又變成溫柔。她底聲音細微了，顫動着，手搖幌着。「別說罷，弗萊德；不要提起——不要提起！我——我受不住；請你別提起！」着說，她急忙離開了房間，他也祇好陰鬱地出去辦公，不理會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得啦，一個男子又能怎麼辦呢？他沒有提起了。他們一日一日過着，沒有談話，或者說，沒有真



這是不好的事。

可是，一到夜裏，馬馬克就接了一個如冰一般的寂寞的吻以後，他就到他自己底房間去，將門鎖上，而後，則到他自己底牀上去躺著，每晚失眠，想著她，有時，是憤怒地，有時，則是溫和地；他開始開始了單獨處在另外的房中的瑪麗已不覺他底寂寞了。那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在那裏想著天際得的一些思想，寫著信，做著夢。他不知道這是一箇女人。

但是，有時，當他忘記了，用手觸到了瑪麗，這奇怪的女人就在他底底眼中冒了出來，好像這奇怪的女人老是在他妻子底心中，控制著她底肉體。控制著她底靈魂，使她離離他。他不能了解，可是這情形却使他很不舒服，雖然在多半的時間他也能夠忘懷這一切，因為在白天裏，瑪麗仍然是很好的。

然而，他不能永遠這樣過下去啊！終於，他又不能不對她報怨了。夜裏，一個人躺在牀上，他自已告訴自己「不能永遠這樣過下去啊。」他要告訴她，明天就告訴她。當然，他不會要她或者怎樣逼她，他還沒有這樣做。他就要和她好說，問她別扭了沒有。難道這不應當真正地相好起來麼？他要和平地開始談話。

他真是很溫和地說了起來。次日是星期日，他坐在樓上起居室底火旁，她正拿着一片高言去喂鳥兒，一切都安適。他握住她底手，說道：「既然你來，連心也一起回來，不更好麼？我真等待得發急呢。」

他總是這樣溫和的。在別人，也許會很粗魯地叫著，一對眼圍睜開，一或者什麼的，可是他卻總是這樣溫和。然而，他怎麼能預料她底反應呢？她奔向前面，狂熱地推開，叫了起來：「不，不，不，我不能！不能！像這樣，我祇好跳下

了過來，把窗關牢，站在那裏，沒有話說，雙雙，而且呆笨。她可怕地戰慄著，哭泣著，他不知道怎麼好，因為他祇要一觸到她，她就要掙開，並且不斷地喊著：「啊，我是多麼不幸！別摸我，我是多麼不幸啊！」於是，她回到自己底房間。

他一個人在火旁坐了很久。回想起來，他覺得她之不幸不自今日始。當他想着會好起來，想着她會忘懷，會和以前一樣，那時，她就老是不幸的。她決不會淡忘掉的。不行的，她永遠不會忘掉。現在，他知道了。看她在窗口望著他的那種神情，就知道他們之間再沒有什麼辦法可施了。

她豈不是說過才結婚一個星期就知道是錯成了大錯麼？那麼，她就從來沒有愛過他。他自以為他們底結婚是幸福的，比誰都幸福，然而，在她，却祇是在盡着義務，在敷衍生活。假使他伶俐一點，他當然可以看得出來。現在想起來，他真是有一點後悔。他沒有看到的，無論換一個誰來，都會老早就看到了。

也許除了他自己以外別人全看到了，他在沉重的悲哀之中想著。不待言，他是配不上她的，配不上她底光輝，她底美麗，她底十全十美的做妻子的資格。天，這許多年來，他對於她該是如何的一種累贅啊！於是，記起她站在那窗口的神情，他慘然地想著：「反是把我死掉的好。」

終於，他受不住這房間底悶氣，也不敢到樓上去，那麼，就穿起外衣，戴上帽，出街去了。他走到江邊，走進公園，揀了一處常常坐着看船的地方，坐在椅上，傍視着江中的黃水，想着現在他要怎麼辦。

「她不能再跟我在一起的，那是很明白的，」他很虛心地想著。「完啦！祇恨我不能一死，讓她自由去。」

假使他底朝江心一跳，那也未嘗不好。公園旁

為兩段。那船板緩緩下沉，四個中國舟子如耗子一般掙扎的情形，他是永遠也不能忘記的。可是，有什麼用？江水在這裏真是一個滾滾流，那船上還來不及把救命圈拋下，他們就早已被捲到水底了。

當最後一個人沉底的時候，忽然有一陣颶風，一個中國女人也躍入水中，一同捲入漩流，同歸於盡。她是那男子底妻子，給他送午飯來，剛好看見了這整個的悲劇……真的，假使他也能一樣跳下去，也就一樣可以馬上淹沒了。

可是，他不能。第一，他不是那種人。他是不能自殺的——自殺畢竟是不近情理的事。況且，瑪麗正是那樣的女人，見他自殺，一定認為是她底不是，雖然他已死掉，也會像他生時一樣地忠實於她，這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再說，他為她而保的險，如果自己是自殺而死，別人不會賠償，也很難說。他總不能不遺留一點錢給她。那小子也許沒有一個錢。同別人底妻子逃走的小子們往往是一個錢都沒有。……一切都是弄不清楚的。他聽著那江水，江水在日光之下旋轉著，咆哮著。

於是，一種想頭湧上他底心頭，得來全不費工夫，對於他這樣並不聰明的人，真是來得太容易了。就是在烟廠做事的那格拉夫，正在那時同一個女人一道走來——顯然是個賣笑的女人，裝裝裝，像一個女戲子一樣。格拉夫帶她出來逛，在這腐敗的城市，這樣的女人多着呢。可是他和她們糾纏不來。然而，他却有了個想頭。當他默默點頭回答格拉夫底快樂的招呼的時候，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他可以告訴瑪麗說「也找到別的女人呀！這一定可以使她感覺輕鬆。」像她那樣高潔的女人，祇有這樣才可以使她感覺自由啊。他居然也聰明了一回，「對的，」他想着，望著那殘酷的江水，心頭感覺劇痛。雖然這種傷痛好像是江水把他淹死了一樣

她漸漸感到底心，然而他仍然多麼想做，爲了可以讓她自由。

一個妻子也會做着聰明的事情。因此，過了冬天，又到春天，他也常常獨自外出，並且故意使她感到他回得很遲。每個星期日下午，他不留在他所應有的家庭，而跑到俱樂部來，無聊地坐坐。當他回家的時候，他也硬着不去見她，也不管她說話不說話。而她也似乎並不在乎他到過些什麼地方。

祇是，對於她底沉默，對於她底兩隻因爲臉瘦而顯得更大的眼睛，他是多麼痛心，多麼關切啊。她確實變得很瘦了，他想着。春天來了，她隨着春天一天一天地消乏下去。

「你最好早一點回英國去，」一天早餐的時候，他突然說出，禁不住看着她底慘白的臉。

她抬起頭來，有一點驚訝。「啊，今年我不打算回去，」她急忙回答，臉上紅了一紅。

突然，他覺得機會到了。現在，他可以完成他底計劃。他想告訴你一件事，他低頭下去，吞吞吐吐地說，他望着她底面孔是撒不出謊來的。

「我說，」她溫和地說。這些時，她對他總是這樣溫和的。

「我要你回英國去，」他說着，放下咖啡，取了一大塊烤麵包。於是，急忙說道，「老實告訴你，姑娘，我找到別的女人啦。」既然一口氣說出了，他就把這撒得更圓滿一點，雖然他是不長於言辭的。「老實說，我們最好是——分開。你可以回到英國去辦理離婚——就說這棄罷；隨你說什麼——隨你跟什麼人結婚。我也一樣。」

他一口一口地咀嚼着，圓臉顯得很紅。他可以感覺到她是——一直在看着他，可是他仍然照樣咀嚼。他私幸他有了一張沒有表情的笨臉。從他底面部，誰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喜樂，悲愁，都是一樣。祇是一塊肉而已。現在，他很慶幸這張臉竟做了

她是說得很溫柔。她底聲音是什麼調子啊？正像音樂一般。

「直到最近我才決定，」他說着，仍然不敢望她。他一直吃着。經過了長久沉默之後，她說話了。他感覺得她底眼睛仍然在望着他。

「弗萊德，我真想不到。當然，我也知道一點。這冬天，你完全不同。我有一點了解。可是，我想——我想我倒要見見她。」

這可使他吃了一驚。他將怎麼辦呢？然而，居然像個聰明人一樣，他使人不能相信地馬上就想到「格拉夫希希的那種女人。他豈不可以買通那樣的一個女人麼？他急忙在心中計劃着。

然而，不待他去計劃，她已經改了口了。「不，我不要見她。我想大可不必。祇是——你真是愛她麼，弗萊德？」

他可以感覺到對他有了一種關切之情，正如一個母親關切着她所撫養大的孩子一樣。她不大能夠相信他所說的，然而，她又不能不相信，因爲，直到現在，他從來不曾對她撒過謊。當然，他也祇能使她更相信他一點。他哽住了咽喉，祇點點頭，眼睛仍然向下。她仍然是望着他的，他知道。

她又說了。「你愛她愛得很麼，弗萊德？你感覺得沒有她就不能生活麼？她會對你好麼？她愛你嗎？你們兩個人都覺得非把我——非把我——你決定了嗎？一定嗎？」

她底語言如水一般地傾瀉了出來。現在，他停止咀嚼，忘形地望望她。她底身體是向着他這邊微傾，她底眼睛放着光，她底整個面容也放着光，她底唇是那麽溫柔！她從來沒有見到她這樣望過他——從來沒有！她是在想着那另外的男子啊……是的，他做得不錯，她實在已經感覺到內心的解放了。

「一定的，」他堅決地說了，又拿起了一片烤麵包。

次又到碼頭上來了。這一回，有許多朋友同來——他不願意他們兩人單獨來到這樣的地方——女人們嚷着，「瑪麗真幸運，這樣快又回國啦！」布郎先生對他說道：「在夏天沒有到以前就送你回去是不錯的。你瞧，她多無神哪！」對於這一切，他哲學家似地聽着，一面照料着她底行李運船，拿着一包朱古力糖，幾本書。一切都正和往年他送她回英國的情形一樣啊。

而她也，則正和一個夢遊的女人一樣。她到底是快樂與否，他說不上來，他還沒有那樣聰明。假使他說得出，也許他會說她並不是快樂得發狂，像一個久受痛苦忽然得到解放的人那樣。可是，關於他底另外的女人，她却没有再提起。她簡直沒有說什麼。

祇是在最後的一刻，她才拿起他底粗大的手，握在她那纖小的掌中，懇切地說道：「你知道我總是喜歡你的，弗萊德。我會永遠一樣喜歡你。我永遠，永遠不會忘掉你。你得時時寫信我，把你底情形告訴我。」

然而，對於這個，他却不能應許什麼。寫信的事他是不在行的。再說，現在，除了上公事房以外，他底生活之中還有什麼留下呢？當然，一個人總得工作。他握住她底手，望着她，眼淚在他底眼中打旋。從做小孩的時候起，他底眼睛裏從來就不曾有過眼淚。他很快地放鬆了他底手。

可是，她却熱烈地又把他底手握住，按在她底胸前，顫動地說道：「啊，弗萊德，我是多麼惟願我能愛你！弗萊德，你可知道，假使不是你——不是你也學會了愛別人，我是——我是無論怎樣也不願意離開你的。」

他突然清醒了過來。到了現在，經過了這許多麻煩，他知道他決不能再跌倒。他喃喃着：「啊，我知道，我底姑娘。上帝祝福你！」於是，急忙把手抽了回來，轉身身體，頭也不回，由船艙一直跑

# 大眾畫報

質量兼重之圖畫雜誌

本刊出版至今九期，已獲譽為畫報界高權威之作。所載圖片文字兼美，多為珍貴之品，取材廣而不泛，實而不呆，編排得法，其頁活潑有緻，美術欣賞而外，尤注重於生活知識之灌輸。至於印刷之精，售價之廉，務使讀者充分滿意。

# 小說半月刊

大眾文藝的讀物

這是專載小說的文藝刊物，每期選載長短十餘篇，文章精練，筆調幽默，內容空虛之通病。並用畫筆調動文字，增進想像的意境，使讀者展卷尋味，對社會人生得到深澈之認識。近為適應讀者急切之需求，特由月刊改為半月刊，內容比前更為充實精美。

# 文化月刊

現代知識之精華

每月選載國內雜誌三百種，國外雜誌二百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學、藝術及哲學等專門學識，選錄而成，按月一冊。讀此刊物，等於瀏覽數百種中西雜誌，為讀者節省無限時間，金錢與精神。內容每篇以二三千文字為限，簡潔明瞭，實為大眾化之知識寶庫。

# 時事旬報

圖文並記之新聞刊物

一般人對於新聞最感興趣者莫過於：日經紀敘詳詳，圖畫豐富多項日瑣碎，圖畫雜誌摘要圖示，而多有失時與性之弊，現為補充此兩缺點起見，創此旬報。旬報之文字將時事作有系統之記載，以最敏捷方法搜羅國內外新聞照片，內容豐富，為中國新聞事業開一新局面，大眾出版社又一新貢獻！

定價價目	每冊大洋三角
全年	大洋三元五角
半年	大洋二元
外埠	大洋三元五角
國內	大洋二元

定價價目	每冊大洋二角
全年	大洋二元
半年	大洋一元
外埠	大洋二元
國內	大洋一元

定價價目	每冊大洋二角
全年	大洋二元
半年	大洋一元
外埠	大洋二元
國內	大洋一元

定價價目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全年	大洋一元五角
半年	大洋八角
外埠	大洋一元五角
國內	大洋八角

## 小說半月刊第五期目錄

文藝畫報	魯迅	封裏
扉頁題字	魯迅	一
老實人的犧牲	布克夫人作 麗尼譯	二
第三號司閹捕	方之中	六
紅足跡	偉陵	十
精神的亢旱	施藝存	十二
好吃辣椒的女人	白璠	十二
在太陽底下	胡萍	十三
南京老媽子	胡盧	十四
夏之尖銳點	張英超	十九
連載	子且	二十
東林	子且	三二
電影	子且	三三
小夫妻	子且	三四
穿和吃	子且	三八
作家漫寫	黃苗子	四四
田漢		
洪深		
歐陽予倩		
蔣曉秋		
爸爸的煩惱	麥瑪納	四五

## 小說半月刊 第五期

民國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主編 梁得所  
編輯 包可華  
黃苗子

刊行者 大眾出版社

發行人 黃式匡

分銷處  
廣州 大眾公司  
香港 大眾分銷處  
漢口 現代書局  
南京 現代書局  
北平 安珠兒社  
上海 四民公司  
廈門 時代公司  
汕頭 文明書局  
天津 會友書局  
新加坡 上海書局  
暹羅 僑民書報社

THE STORY  
MAGAZINE

定價		全年廿四期 (連郵費)	半年十二期 (連郵費)
國內	四元四角	二元二角	
國外	七元六角	三元八角	

# 時報

ILLUSTRATED CHRONICLE



最近在南昌表演之游泳家楊秀植女士

世界版社發行

• 面封期四第之版日出一月八 •

十一日 報時 圖文 兼備 詳明 瞭

每册大洋 一角五分 定閱全年 國內四元 五角 國外 七元八角

本期 時事

監察院 彈劾鐵長 顧孟餘 案之經過

文長近二萬言，備述各方面之爭辯，並附關係人物照片，敘述至為詳盡。